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30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二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官一

體國經野　天官序官

鄭注曰體猶分也賈公彥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

樾謹按體之訓分其義迂迴殆非也體當讀爲履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是其例也葢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鄭讀履爲禮禮體竝從豐聲體之通作禮也履國經野謂履行其國經畫其野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

也與此履字義同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注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樾謹按極猶棘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棘極杜注曰棘準也極中也其實棘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棘也晉語曰貪欲無棘韋注竝曰棘極也是極與棘同義棘訓準極亦可訓準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可知極有準則之義若從鄭箋訓極爲中則韓詩何以作則乎此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言以爲民之準則也鄭訓爲中雖本雅訓然于文義轉迂矣疏引洪範皇極以證之不知書言皇極猶詩言帝則也說詳尚

書

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

注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疏曰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

樾謹按注疏所說均非經意也此文自一曰爵二曰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誅謂誅殺之非徒責讓之也春官內史亦言此八柄之事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生六曰殺七曰予八曰奪其事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此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必以責讓釋之者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

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八曰誅以馭其禍與五曰生以馭其福禍福正相對成義因假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公彥見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胥失之矣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注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檮謹按此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下蓋皆親民之人故得與民相聯綴若州長爲一州之長諸侯爲一國之君則相去太闊絕矣鄭注殆非也今按牧長之名通乎上下下文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解牧字亦曰州長而解長字則曰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又大司寇職曰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注曰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然則長之名無一定牧之名宜亦無一定矣國語齊桓公問政於管子管子對曰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管子治齊多本周制之遺疑此經所謂牧者即彼牧也此經所謂長者即彼正也韋彼注曰正長也是其義也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所謂牧者疑亦五屬大夫之類禮記曲禮篇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以王朝大夫本有牧名故從其稱以自貶損耳相沿既久

遂爲九州之長之定名而忘其本義矣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注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諸侯保民有六藝以教民者疏曰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教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樾謹按諸侯師氏既同天子之官何以保氏必變而稱儒且子是大夫之家尚有師保安見諸侯之國有師氏而無保氏乎葢鄭君以諸侯師保爲說本不可通賈疏又曲爲之說皆非經旨也今按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

六曰主以利得民

注曰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疏曰主謂大夫

樾謹按主之本義爲鐙中火主經典主字則皆、之假字說文、部、有所絕止亦謂之、經典皆假主爲之而今俗字又從人作有所絕止而識之也凡物有所絕止謂之、人

住如孟子所云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耳因而有主客之稱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葢再世以下恩義尚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即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今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葢相近大戴記曾子記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即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此皆所以繫邦國之民也自周之衰

而黃鳥之詩作焉曰此邦之人莫我肯穀則以利得民以任得民者皆無有矣於是名生於不足而任俠之流遂得藉以收鄉曲之譽朱家郭解之徒由此起也若周公之制行則安有此乎先鄭誤解主字既非經意而後鄭說友字止以同井合耦鋤作爲言狹矣調人職曰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即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即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小宰

注曰情爭訟之辭

樾謹按大司寇職曰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然則聽

訟自是司寇之事此經言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則所謂聽其情者非謂爭訟也情當讀爲請古字通用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以敘聽其情者謂羣吏有所陳請則小宰以敘聽之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注曰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賻委之禮疏曰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彼謂王家賻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賻委王家法也

樾謹按諸侯賻委當用財粟不當用幣玉此幣玉乃事神所用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是也荒政當索鬼神諸侯各以幣玉助王禱祀故小宰受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此推之則水旱之災以幣玉助王禱祀宜亦事之所有矣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宰夫

注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樾謹按夏官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復謂復命也逆謂逆命也既奉命而反報于上謂之復命未得命而迎受于上謂之逆命昭二十五年左傳有司逆命杜注曰欲迎受殺生之命是也此經復字當從後鄭之義先鄭失之逆

字當從先鄭之義後鄭失之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麝膳膏腥冬行鴈羽膳膏羶庖人

注曰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樾謹按膏香爲牛脂先鄭之義已得之矣其餘三者均當以杜子春說爲定內饔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洽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臊爲豕膏則與內饔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不足據矣

鳥鰲色而沙鳴貍內饔

注曰鰲失色不澤美也

樾謹按說文無鰲字釋文出鰲字曰本又作鰲是陸氏所據本作鰲也說文牛部鰲牛黃白色所謂牛黃白色者謂黃牛發白色也馬部驃黃馬發白色是其例也驃從票聲鰲從麃聲而麃卽從票省聲故其義相通發白色者於黃色之中有白斑點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火飛則烈燄四射若流星然凡有白斑點者其狀相似故以馬言之則從馬作驃以牛言之則從牛作鰲也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因卽以鰲爲之鳥鰲色者謂鳥毛羽有白斑點也傳寫者以其事屬鳥不得從牛乃改從白玉篇白部遂收鰲字而解爲白色既

非古字亦非古義矣

聚毒藥以共醫事

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疏曰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苓蘦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

樾謹按毒與藥當分爲二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曰五穀草木盡石穀也此卽醫師所聚之藥也瘍醫職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鄭解五毒句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此雖鄭君據當時所有爲說未知古時五毒是此與否然經文既言以五毒攻之又言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明分爲二矣聚毒藥以共醫事者毒謂五毒藥謂五藥也疾醫之事止需五藥瘍醫之事兼需五毒故曰聚毒藥以共醫事鄭君誤合毒藥而一之疏因謂以毒爲主夫醫之用藥自當用其品之正性之良者何得以毒爲主乎醫師又何以專聚有毒之藥乎此皆說之不可通者至瘍醫之職五毒五藥明分爲二鄭君亦未言五藥卽五毒疏家强合之非經意且非

注意

一曰事酒 酒正

注曰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事酒均未得其旨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矣釋名釋飲食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此說得之

爲其井匧 宮人

注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匧路厠也元謂匧豬謂霤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樾謹按井匧當作屏匧戰國策燕策曰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匧是其證也屏匧者屏厠也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屏焉司馬彪注曰偃屏厠也蓋古之爲溷厠必有屏以蔽之亦取法于天象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曰天溷厠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司農釋匧爲路厠已得其義不釋井字者疑其所據本正作屏屏字之義易曉故不釋也後鄭作注時屏誤作井因從而爲之說反疑先鄭匧義之非失之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大府

注曰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樾謹按秣字從禾末義卽存乎聲謂禾末也稍秣連文義蓋相近稍亦禾末也稍之爲禾末猶杪之爲木末從肖與從小同今木末之杪每假梢爲之蓋亦聲近而義通禾末謂之稍木末謂之梢猶馬鞭頭謂之鞘旌旗旒謂之旓也晉書音義曰鞘馬鞭頭也文選甘泉賦注引埤蒼曰旓旌旗旒也竝

其證也稍秣皆牛馬所食之草取其細轅於餧飤尤宜耳鄭君所說未得其旨說文有飤無秣而稍字說解曰出物有漸恐非古字古義

其玉之服玉佩玉珠玉 玉府

注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蟪珠以納其間

樾謹按以珠爲蟪珠則珠玉二物與上服玉佩玉下食玉含玉均不一例殆非也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作夷先鄭所據本尚作夷槃至夷玉之夷久變作珠故書亦無作夷者故學者不得其義實卽尚書顧命之夷玉也夷之義爲陳禮記喪大記釋文曰夷陳也夷玉者陳設之玉故與服玉佩玉爲類尚書釋文引馬注曰夷玉東夷之美玉鄭義引鄭注曰東北之珣玗琪或皆望文生訓非塙詁歟

王齊則共食玉

注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樾謹按食玉乃神仙迂怪之說非周公制禮所有也食當讀爲飾周易豐彖傳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食之通作蝕也封人職曰飾其牛牲注曰飾謂刷治絜清之也然則飾玉之義蓋亦猶是以其爲王齊所用故特刷治

絜清之因謂之飾玉其實亦服玉佩玉之類耳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外府

樾謹按財用之齎幣當作齎幣之財用與賜予之財用一律

疏曰云齎幣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

用則曰齎幣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

之也是賈氏所據本正作齎幣之財用

掌書版圖之法 內宰

注曰版謂宮中閨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

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樾謹按鄭解圖字非也人之形象豈可勝圖宮中之吏歲有

更易必使畫工執筆而圖之亦太煩擾矣小宰職曰聽閭里

以版圖注曰圖地圖也司會職曰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

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是經言版圖者其圖皆謂地圖非

謂人之形象也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則所謂版者閨寺之屬

之錄籍所謂圖者王宮之圖也下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以居之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

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

以婦職之濛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

其功緒

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樾謹按絲枲之事但謂之二事於文不明殆非也二事當從

故書作三事三事卽在下文正其服一也禁其奇衺二也展其功緒三也以作三事者以治三事也草人職注曰作猶治也

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注曰次思次也敘介次也疏曰按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幷思次介次其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

樾謹按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妨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

此經分次爲思次敘爲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注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閽人所守止是雉門耳序官乃曰閽人王宮每門四人然則注義非矣蓋此閽人列于內小臣寺人之間而經文又特言守王宮中門之禁下文曰喪服凶器不入

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皆以宮而言是閽人所守者王之宮門也中門猶言內門詩牆有茨篇毛傳曰中冓內冓也戰國策秦策又有母在中高注曰中猶內也是古謂內爲中經言中門正以別於外之五門而後儒反以五門之中門解之失其旨矣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閤門謂之閎是宮門非一故曰每門四人又曰圃游亦如之若是雉門則圃游安得與之同乎

舞人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地官序官

注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樾謹按徒給繇役不得即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鞮鞻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旄人曰舞者衆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即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

司祿

注曰主班祿

樾謹按司祿與司民皆星名也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周官有司祿司民皆以星爲名秋官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然則司祿之職當與彼同爾雅釋言曰穀祿也鄭注天府司祿亦曰祿之言穀也是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即此官獻之

鄭君謂主班祿未得其實趙岐注孟子卽以司祿職闕爲諸侯去籍之證尤爲附會

其植物宜阜物 大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阜斗疏曰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爲阜物也

樾謹按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艸部草斗櫟實也櫟與柞異名而同物詩緜篇柞棫拔矣鄭箋曰柞櫟也字亦作櫔水經河水篇注曰吳越之閒名柞爲櫔是也亦或連言之曰柞櫟詩山有苞櫟篇陸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此經司農之注疑本作柞櫟之屬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作栗者聲之誤耳疏曲爲之說非是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注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之時則男不曠女不怨疏曰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

樾謹按賈疏說陽禮之義迂曲甚矣陽禮與陰禮對文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然則此經言以陰禮教親者亦謂婦人之禮也媒氏職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男女之訟謂之陰訟故男女之禮謂之陰禮皆主女而言古之遘字者婚姻字嫁娶字無不從女卽其義也陰

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注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樾謹按教之相恤不必以誓注不及誓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按恤者愼也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愼義矣尚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並爲愼說見王氏經義述聞此經以誓教恤卽以誓教愼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實誓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誓誓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誓戒之使知敬愼以役上命故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若謂災危相憂則與不怠之義不相屬矣

以土圭土其地

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疏曰按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樾謹按土其地之土卽讀爲度土度聲近故通用也尚書棄誓篇杜乃擾周官雍氏注引作敔乃擾設文支部敔閉也從

支度聲讀若杜今書作杜者假字也然則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敶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卽度地相宅也賈疏未明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樾謹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也又或以保受連文尚書召誥篇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昭三十一年左傳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其無咎卽保其無咎也此經言五家爲比作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文異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族師職曰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可證保受之同義先後鄭所說皆非也鄰長職曰掌相糾相受惟其相保受故亦相糾察相糾相受事相因也賈疏用後鄭義爲說非經意矣

九比之數小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九比之義均有未安九比疑大比之誤蓋小司徒所掌之事以大比爲重故首云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大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其

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又曰及三年則大比正言其事也乃爲承上之辭亦爲發端之語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是也王氏引之謂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何得於此遽言比不知此所言者其綱也下所言者皆其目也九與大形似而誤大司樂職九磬之舞注曰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大誤爲九正與此同王氏謂九比乃人民二字之誤然民與比絕不相似無緣致誤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注曰巡役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

檮謹按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帥其眾庶相配巡役卽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鄉大夫

注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檮謹按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尙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太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太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謂皆聚於閭胥所治處非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旅師

注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樾謹按相受猶相保也說見大司徒職矣相共亦猶相及也

葢既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

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

爲句皆非經旨

教皇舞 舞師

注曰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

采羽爲之亦如帗疏曰先鄭之意葢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

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

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元謂皇析五采羽

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

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

制亦如帗舞

樾謹按皇字書或作義者義乃鸃之假字鸃卽鶅鶅也說文

鳥部鷾鸃鷖也鷖赤雉也古舞者或以雉尾飾冠文選東京

賦曰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辟綜注曰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

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然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古有此

制後鄭易之未爲得也賈疏因書或作義誤以爲威儀字遂

云以威儀爲飾失之矣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曰故書毀爲虆杜子春云虆當爲毀毀謂副辜侯禳毀除

殃咎之事

樾謹按副辜侯禳之事謂之毀事於義未安杜讀非也瓶當讀爲禪瓶從臬聲禪從會聲二聲相近周易困九五劓刖劓乃劓之或體京房作劊則劊然則瓶之通作禪猶劓之通作劊也女祝職曰掌以時招梗禪禳之事注曰除災害曰禪禪猶刮去也此言瓶事卽彼言禪禳之事字有正假耳

碩牲則贊充人

注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特

樾謹按博碩肥特乃封人歌舞之辭封人職曰歌舞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然則碩牲則贊者謂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腯則充人從而和之也注謂助君持牛未得其義

官田 載師

注曰鄭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元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樾謹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注竝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先鄭之說自不可易國語晉語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所謂隸農者蓋卽耕官田之農此亦古有官田之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樾謹按如注義則近於苛政矣非周公制禮所有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皆責其所應有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里布屋粟乃當時之名目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以屋粟者以夫三爲屋計之一屋應出如干粟則知此不耕之田應出如干粟矣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今知不然者此里布與閭師職之夫布合之即孟子所謂夫里之布若以里布爲布帛之布而非泉布之布則於夫布不可通即於夫里之布不可通矣里布以里計夫布以夫計江氏永羣經補義謂里布若後世地稅夫布若後世屋役錢斯得之矣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注曰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樾謹按此亦非也小司徒職注曰夫家猶言男女也凡經言夫家者皆言男女證以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夫家之義自以彼注爲塙此以爲夫稅家稅失之矣今按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即此經所謂夫家之征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亦即夫

家之征江氏永謂若後世雇役錢斯說得之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是責以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

孝德以知逆惡 師氏

疏曰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

檮謹按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卽折之假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禮記中庸篇既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知之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以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調人

注曰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檮謹按司農二說均未得民字之義民者對官而言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民猶私也以民成之謂以私成之蓋不歸于上不歸于圜上而使其自相和解也古言民者皆對官而言師古注漢書衞青傳民母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于公主家也又注丙吉傳民夫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皆可證明此經民字之義

媒氏掌萬民之判

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合之判

樾謹按主萬民之判合而但曰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郎判書之判朝士職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郎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媒氏所掌萬民之判亦與此同蓋郎婚書男女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下文曰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判字疑衍文故先後鄭均不說判妻之義凡娶妻入子者猶下文言凡嫁子娶妻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此郎據下文爲說後鄭因下言嫁子此言入子其文小異其義亦當有別故曰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與先鄭之義相足本不相違賈疏所據本已誤衍判字乃謂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此說大誤非經意且非注意也

禁遷葬者

注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

樾謹按禁遷葬與禁嫁殤兩事不同禁嫁殤者禁其不當合而合也禁遷葬者禁其不當離而離也合葬之禮始于周公故禮記檀弓篇曰周公蓋祔然則周初民間沿襲前代之制其不合葬者多矣遷葬者謂夫婦不合葬而又遷葬于他處也國語晉語云成而不遷韋注曰遷離散也遷葬則離矣周公初定合葬之禮故禁民間之遷葬者而於媒氏特著其文

也如注所說似非事之所有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司市

注曰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疏曰知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按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釋文曰儥劉音育聶氏音笛

樾謹按說文人部儥見也從人賣聲此儥字之本義卽今覿字故聶氏音笛然此經儥字實當音育乃賣之假字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是也行部衒行且賣也是此字之義爲賣不爲買明矣僖二十七年左傳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卽此經徵字之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鄭誤以

徵召釋之因并儥字之義而失之矣

掌其賣儥之事

注曰儥買也

樾謹按儥者賣之假字訓賣不訓買說已見前矣說文云賣讀爲育故經傳每以鬻爲之鄭君訓儥爲買誤也惟儥既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賣儥之事質人云凡賣儥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儥義似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爲買是知經文本作買儥鄭君既訓儥爲買因改買儥爲賣儥耳此乃鄭之失不可苟從仍當以故書爲正胥師職曰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儥賣也慝惡也後鄭亦

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貴儥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貴賣夫賣之與買截然異義豈有儥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貴儥者後云凡國之賣儥同在一簡之中乃貴儥之儥則訓爲賣賣儥之價則訓爲買此其違失尤爲顯然今定儥爲賣之假字其音爲育其義爲賣凡經言賣儥者皆從故書作買儥則字義正而經義亦明矣

襲其不正者 胥

注曰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樾謹按讀習爲襲是也以掩襲釋之非也襲者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于爾門又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儆大國襲馬曰誅韋昭訓襲爲入蓋古語然也襲其不正者卽入其不正者謂不正之物入之也司門職曰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曰舉之沒入官與此同意

共匡簏及蜃車之役 遂師

注曰匡簏之役竁復土也其器曰簏疏曰竁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匡壟皆須簏器以盛土也

樾謹按穿地復土之事雖皆須簏以盛土然謂之匡簏之役甚爲不辭簏疑壠字之假借匡簏卽匡壠也禮記月令篇曰營匡壠之大小高卑厚薄之數此疏亦云爲匡壠是古謂墳冢爲匡壠遂師共匡壠之役則竁地復土之事皆包其中矣因假簏作壟而鄭君遂以本字讀之殊失其義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注曰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樾謹按耡粟者卽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周亦助者也說文耒部曰商人七十而耡則古字正作耡矣屋粟者卽夫三爲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屋注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也至地力不能無厚薄大司徒造都鄙其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而遂人治野亦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是有不耕之田卽有不徵之粟如中地田百晦萊百晦則閒一歲矣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則閒二歲矣是謂閒粟閒之言閒廟也非閒民之閒也蓋周時取民有此三科鄭君此注似失其義至閒粟之閒并失其讀矣

以溝蕩水 稻人

注曰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樾謹按蕩當讀爲盪說文皿部盪滌器也楚辭惜賢篇盪滭溷湆之姦咎兮王逸注曰盪滌也以溝盪水謂盪滌其水作蕩者假字耳釋名釋言語曰蕩盪也排蕩去穢垢也是蕩盪義通杜說未得

以時舍其守 川衡

注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

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戍卽置戍以時舍其守猶以時置其守也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羽人注曰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葢失之矣

檛謹按爾雅從一羽起數周禮從十羽起數古書不同往往有此不足異也惟就本經論之摶縛並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摶爲揮葢摶卽爾雅之緷爾雅竝從糸周禮竝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卽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緷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緷而傳寫又誤爲縛耳釋文曰縛劉古本反疑其所據本正作緷故其音如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三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十三　德清俞樾蔭甫著

周官二

以禬禮哀圍敗　大宗伯

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

樾謹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注直以會合財貨釋之若經文是禬字則爲禬禳之禬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禬讀爲會矣鄭無讀爲會之文知其所據本正作會也因會禮連文

傳寫者涉下禮字從示故亦誤從示耳詩閟雖篇展轉反側展字因下轉字而誤加車旁采薇篇玁狁之故允字因上玁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命檜禬之其禬字並從示皆沿此文之誤陸氏釋文亦作禬則此字之誤久矣觀賈疏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葢經文是會字故惟有會合財貨及會諸侯之兵二義若是禬字則尚有禬禳一義賈氏何不及之乎

五命賜則

注曰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元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樾謹按先後鄭說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然於古實無所據莽制正因周禮此文而竊用之未必其與古合也今依周禮說之太宰職曰以入則治都鄙鄭君解都鄙曰公卿大夫之采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太史職亦曰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然則此所賜之則即太史所掌之則葢與之采邑即幷其所治之則而亦與之故曰賜則也載師職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是采地有三等此云五命賜則當以大夫而言賜則自大夫始也先鄭訓則爲法正

得其義但謂出爲子男則失之後鄭解爲地未成國之名此
葬制非周制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鬱人
注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曰
知葬共祼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
知葬共祼器據遣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
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有此祼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
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
存奠彝是也
樾謹按遣奠之後貍其祼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
鄭彼注曰奠者朝夕乃徹也疏云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
然則所謂貍之者亦無塙證矣今按鬯人職云凡祼事用概

注云祼當爲埋字之誤也鬱人與鬯人兩職相連疑此文祼
字本亦作貍貍器卽謂明器也明器之屬有宜由鬱人其之
者則鬱人共之而遂貍之也上文云大喪之洊其肆器注
曰肆器陳尸之器貍器與肆器文義一律因涉上文掌祼器
而誤爲祼遂幷下文鬯人職之貍事而亦誤爲祼事矣鄭君
於祼事旣正其誤而于此文祼器未能是正學者所宜舉一
而反三也
蜱彝 司尊彝
注曰鄭司農云蜱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
謂蜱禺屬卬鼻而長尾
樾謹按蛇虺之虺於義固無所取至蜱乃獼猴之類古人亦

何取而象之哉疑此字實當爲隼聲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旟矣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 天府

注曰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

樾謹按此當從司農說乃貞字本義也說文卜部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是貞字實無正義其訓正者卽讀貞爲正乃古文假字也相沿既久而本義爲假義所奪鄭君轉疑司農舊說之未安遂足成其義曰問事之正曰貞失之矣

繅藉五采五就 典瑞

注曰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

樾謹按此亦當從司農說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正作是用不就葢就與集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雜也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趙注曰集雜也古謂一匝爲一雜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雜卽三帀也雜從集聲帀謂之雜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故以帀訓之後鄭改訓爲成失之矣至弁師職云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曰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則旣訓爲成又依先鄭爲說初未得其義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冢人

注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卽此遂爲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

檀謹按初穿地時無祭墓事固也然遂爲之尸卽承甫竁而言下乃云及竁又云及葬又云及窆其文皆有次弟不得于甫竁之下卽言成葬祭墓之事且下文言凡祭墓爲尸然則成葬祭墓而冢人爲尸從可知矣何必於此豫言之乎尸因祭而立此文初不言祭何以言遂爲之尸乎疑後鄭所說亦未爲得也今按爾雅釋詁曰尸職主也郭注引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是凡主其事皆得稱尸甫竁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言冢人主其事也先後鄭誤以爲祭祀之尸故所解皆失其義耳

大濩　大司樂

注曰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疏曰言濩者卽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

檀謹按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聲音篇竝曰濩言救民也賈疏卽用其義然實非鄭意也鄭蓋讀爲獲故以得所爲說得字正釋獲字

以享先妣

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樾謹按周人之祀先妣自來不得其說竊疑姜嫄乃帝嚳之妾非其正妃而實生后稷爲周人所自出以其爲周人所自故不可以無廟以其爲帝嚳妾故不可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禮以義起也魏文帝納袁熙妻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卽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夫以魏人之尊甄后以姜嫄爲比則姜嫄爲帝嚳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

文德皇后郭氏爲之配故別立廟以祀甄后正周人祀先妣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矣

詔來瞽皐舞樂師

注曰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皐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元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樾謹按先後鄭之義皆以詔來瞽爲一事皐舞爲一事然據太祝職云來瞽令皐舞似皐舞卽屬瞽者鄭彼注云皐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若然但云來瞽皐舞文義已足不必言令矣鄭注殆非也今按舞當讀爲武古舞武通用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

篇馬注引作五曰與武卽其例也武乃步武之武皋者緩也
哀二十一年左傳魯人之皋杜注曰皋緩也然則皋武者猶
言緩步也禮記曲禮篇曰堂上接武瞽人升堂作樂亦宜接
武而行故詔之使舒緩也皋步舒緩謂之皋猶發聲舒緩謂
之皋儀禮士喪禮曰皋某復注曰皋長聲也是其義也太祝
職來瞽令皋舞義與此同殆亦所謂固相師之道者與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曰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
爲倡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昌卽唱之古文也說文口部唱導也
從口昌聲夫昌字籀文作昌其字本從口小篆變而從曰卽

從曰之意也而唱字又從口重複無理疑古字止作昌蓋曰
出而人聲作故其字從曰從口會意而其義則爲導也廣雅
釋詁曰昌始也又曰昌盛也蓋一聲既作眾聲從之故訓始
又訓盛今經傳昌盛字作昌而昌始字皆以倡爲之周禮故
書獨存本字先鄭反破從倡失之矣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
世奠繫瞽矇
注曰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
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
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
戒勸人君也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樾謹按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世繫謂帝繫世

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誦之此經杜注與彼先鄭不殊亦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經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假帝爲奠涉杜注帝世之文誤爲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爲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爲不安矣荀子禮論篇曰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卽世繫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磬師

注曰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

樾謹按慢聲者大司樂之所禁何得反教之乎杜子春所讀誠非矣至後鄭之說義亦未安下文云凡祭祀奏縵樂豈祭祀所奏專以雜聲爲重乎縵當讀爲曼而饋之曼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是曼者萬之假字宣八年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萬既是篇章之名故主乎舞而言之謂之萬舞主乎樂而言之謂之萬樂凡言萬舞者謂舞萬樂也磬師主教萬樂燕樂之鍾磬萬樂者干舞之樂武樂也燕樂者房中之樂文樂也古音萬讀如曼爾雅釋草蔓青釋文曰蔓音万卽其例也荀子假曼爲萬周官假縵爲萬並古書假借之常杜鄭所讀胥失之矣鍾師職曰掌鼜鼓縵樂詩那篇曰庸鼓有

繹萬舞有奕此卽鼓縵樂之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太卜

注曰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卜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樾謹按上文經兆卽以三卜言經卦卽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祲之十煇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覞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覞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員物數也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坐事國人過員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有數十也三

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鄭注失之

四曰寤夢 占夢

注曰覺時道之而夢疏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知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

樾謹按上文三曰思夢注曰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若依此注則思夢亦可謂之寤夢矣鄭君所說殆未得也今按寤夢者寤而夢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杜注曰忽如夢而相見十五年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注曰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然則狐突之夢豈非所謂寤夢乎

五曰闇 眡祲

注曰鄭司農云闇日月食也

樾謹按周禮所謂闇即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竝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先鄭竟以日月食釋之未得其旨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大祝

注曰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樾謹按鄭解同字非也同猶通也說文行部衝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街之通者謂之衝簫之通者謂之筒衝筒竝從同聲是同有通義也以同鬼神示猶曰以通鬼神示下文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彼言通此言同文異而義不殊也必曰鬼神示不和故以祈禮同之失之迂曲矣

注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樾謹按古人之文固有倒言之者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經贊徹贊奠文與彼同古人自有此例無義理也鄭必曲爲之說於大宗伯職則曰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於大祝職則曰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於此經則曰明所佐大祝非一皆非經意此經下文曰凡事佐大祝則所佐非一自有明文何必倒文以見義且倒言奠徹又豈足以見義乎

禂牲禂馬甸祝

注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樾謹按禂字蓋卽禱之古文禂從周聲故亦從壽聲玉篇巾部幬字下更出幬字曰同上禂之爲禱猶幬之爲幬也說文示部分禂禱爲二禱篆曰告事求福也禂篆曰禱牲馬祭也蓋卽因此經而誤又出騶篆爲禂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且其引詩旣禂旣碼旣禂今詩吉日篇及爾雅釋天皆作禱足證禂禱之同字杜子春訓禂爲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讀如誅者周聲與朱聲古亦相近集韻引廣雅祩詛也祩字疑亦禂之異文鄭以禂有朱音故以誅伐之誅擬其音而以侏大之侏釋其義然侏字不見于說文侏大之訓亦無所據惠氏士奇禮說引太元修侏侏爲證按太元童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爲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是侏侏爲無知之貌非長大之貌惠說失之矣漢時侏大之義疑卽姝字之引申義詩靜女篇靜女其姝毛傳曰姝美色也說文女部姝好也凡有美好義者皆有大義美字從大卽其例也然此經禂字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固不如仍從杜說之爲得矣

國有大戒則帥巫而造巫恆司巫

注曰杜子春云司巫師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爲

檮謹按杜義固未得鄭說亦有未盡巫恆蓋卽先巫也造卽類造之造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杜子春曰造祭於祖也此云造巫恆蓋用類造之禮祈禱之也龜人職云祭祀先卜注曰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然則巫恆言造者尊之如祖也鄭以巫恆爲先巫之故事宜不得造字之解矣

及道布

注曰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爲席也元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冪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

檮謹按杜鄭之義均于道字無所發明據或說布者以爲席則道字當讀爲簟道與簟雙聲字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曰禫或皆作道然則道之通作簟猶道與導之通作禫也說文竹部簟竹席也簟布者言以布爲席也以布爲席故卽假簟席之名而名之曰簟布矣或說蓋禮家舊說因其字假道爲之其義遂晦故後鄭不之從耳又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曰執之以接神然則此道字或當爲導引之導蓋亦執以接神者與

及葙館

注曰杜子春云葙讀爲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葙館或爲葙飽或曰葙飽茅裹肉也元謂葙之言藉也祭食有

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筵也

樾謹按杜鄭之說義均未安館字實飽字之誤當從或說作藉飽藉者苞之假字苴苞即苞苴也禮記曲禮篇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少儀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皆與或說合苞苴所以饋遺祭祀之有苞苴殆所以畀燔胞翟閽者與

春招弭以除疾病男巫

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

樾謹按經文弭字當作弭盖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救讀爲救小祝職云彌菑兵注曰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即用此經之文可據以訂正

頒告朔于邦國大史

注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樾謹按告字衍文也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則經文本無告字明矣注又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乃因天子頒朔而終言之也頒之者天子之事告而受行之者諸侯之事若

合言之曰須告朔于邦國文不成義矣司農讀須爲布而曰爲布而曰布告天下諸侯此乃以告字足成布字之義非因經文有告字而以布告釋之也大戴禮小辨篇盧辯注引此經作須朔于邦國可據以訂正經文告字蓋即涉注文兩告字而衍然注文兩告字義實不同依後鄭告字之義當以告朔連文依先鄭告字之義當以須告連文若使經文本有告字而先後鄭各爲之說則義既乖異讀亦不同後鄭必有破先鄭之語何得不置一詞乎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保章氏

注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疏曰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

檮謹按以水旱降豐荒五字連讀甚爲不辭疏又增出風雨宇更非經文所有矣此當以辨吉凶水旱爲句降豐曰之祲象爲句蓋既以雲色辨其吉凶水旱因即下其狀於邦國使知所備也下文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此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猶彼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也此云降豐荒之祲象猶彼云命乖別之妖祥也可證舊讀之非矣

然幎巾車

注曰然果然也疏曰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檮謹按果然似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于義亦無所取賈氏但以爲獸名蓋不詳其何獸也今按然當

讀作麎然與麎聲相近史記貨殖傳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卽其例也國語魯語獸長麎麎韋注曰麎子曰麎論語鄉黨篇素衣麎裘釋文曰麎鹿子也上文薦車乃既練所乘而用鹿淺毛爲稘此駾車爲大祥所乘故用鹿子之皮爲稘蓋視鹿淺尤細矣據說文鹿子本當作麛而經典元通作麎此作然者又其假字也鄭以果然釋之非是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凡以神仕者

注曰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櫬謹按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彼注曰禬猶刮去也此說甚合禬字之義說文刀部劊斷也禬卽劊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刀而從示猶禳卽攘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也鄭於女祝職注曰禳攘也然則禬劊也讀禬爲潰雖亦依聲爲訓而義轉迂矣

司爟夏官序官

注曰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櫬謹按此當從故書作燋杜讀非也爟乃烜之正字說文火部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雚聲重文烜曰或從亘盌亘聲與雚聲相近故正篆從雚或體從亘也疑秋官司烜氏或作司爟氏學者不知烜爟之同字轉因爟與燋字形相似謂彼司烜之作司爟乃此司燋之異文遂有改燋爲爟者而杜子春

誤從之耳司爟自掌行火之政令與秋官司烜氏掌取明火明水者職本不同許君所據周禮秋官正作司爟氏淺人因今本周禮夏官作司爟遂于許書從火雚聲之下增益其文曰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夫許君明言取火于日官名乃不引掌取明火者爲證而反引掌行火政令者爲證何也可知其非說文之舊矣

環人

注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樾謹按鄭意蓋讀環爲還故訓爲卻然以勇力卻敵而謂之還義實未安據其職曰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是環與察同意蓋取圍環巡察之義故與候人之職相連候者候望環者環行也使之周行四方若循環然四方有變無不知之是謂環四方之故鄭注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夫環人止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耳安能卻之乎至秋官環人取環守之義雖其職不同然其取義於環則一也若從鄭注不可通於彼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

注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樾謹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皆校人之事至巫馬之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

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
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葢醫之先亦巫也說文
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
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毉是也巫馬卽
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其職曰相
醫而藥攻馬疾葢巫醫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
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
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
言使巫馬臯故言相也

土方氏

注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樾謹按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
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
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
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

擫人

注曰擫人主擫序王意以語天下

樾謹按擫序之言未知何解釋文云擫與探同鄭意殆未必
然也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
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擫字當讀爲譚說文言
部談語也無譚字葢古或假擫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
子則陽篇夫子何不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莊

子原文當亦作撢傳寫者因其是談說字變而從言此撢人之撢則以不得其解而轉存其古字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大司馬

注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

樾謹按先後鄭說義均未安說文金部鐓伐擊也疑壇卽鐓之假字蓋亦攻伐之名與上文賊賢害民則伐之義相近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注曰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樾謹按殘當讀爲秋官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戔聲相近詩甘棠篇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是翦字古或作剗與殘踐同聲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凡言翦滅者皆戩之假字作踐作殘又翦之假字矣

鼓皆駴

注曰疾雷擊鼓曰駴釋文曰駴本亦作駭

樾謹按說文無駴字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注曰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爲駭是其字本作戒擊鼓所以警戒其眾故

卽名擊鼓爲戒鼓故書作駭乃假字也傳寫者因駭字從馬遂並戒字而亦從馬因變其字爲駴矣是故戒者本字駭者假字駴者俗字也上文曰鼓戒三闋與此駴字同義

凡宰祭與鬱人受鬯歷而皆飲之 量人

注曰鄭司農云鬯讀如嫁娶之嫁鬯器名元謂鬯讀如椵尸之椵疏曰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樾謹按先後鄭均不解歷字賈疏雖有解然義甚未安歷當讀爲瀝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糵和楚瀝只王逸注曰瀝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瀝酒也受鬯瀝而皆飲之者謂王酳尸尸椵王量人與鬱人受其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假歷爲

瀝遂失其義耳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注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樾謹按所謂位者非必因射入見而後有位也下文曰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豈亦因射而有事乎蓋此職自掌其治達以上皆不專繫於射其下云以射灋治射儀乃始言射耳所謂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凡賓客喪紀軍旅皆有之所包者廣其使射人掌之者射之言序也以六書之例言之射與謝同聲詩崧高篇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射之通作序猶謝之通作序故孟子滕文公篇曰序者射也射有序義故使序次公孤卿大夫之位注

家因其官爲射人乃專以射言之失之拘矣此職之末所言
自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以下皆與射事無涉然則職首所言
何必專屬射乎又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
廬不敬者苛罰之正與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其事相同以射
有次序之義故使[illegible]
士旁三揖 司士

注曰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樾謹按鄭意以西南鄉解旁字殆非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是
旁之義爲溥徧士旁三揖者士賤不得與大夫同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則但以三揖示溥及之意不以其等也男巫職曰
旁招以茇此旁字義與彼同

注曰方匪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
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樾謹按鄭君泥木石之文其說轉近迂曲據魯語曰木石之
怪曰夔蜽蜮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謂有夔龍之形而無實
體然則罔兩罔象其義一也楚辭哀命篇神罔兩而無舍王
注曰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文選洞簫賦罔象相求李注曰罔
象虛無罔象然也蓋皆疊韻連語爲怳惚窈冥之義以其似
夔非夔而謂之夔罔兩以其似龍非龍而謂之龍罔象與罔
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水也韋
昭注國語以蜽蜮爲山精而宣三年左傳杜注則曰罔兩水

神許氏說文虫部曰蜩蛹山川之精物也又兼山川而言之是固無一定之所在矣此經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陬方亘是其所陬者卽壙中之罔兩豈必因木石而有乎

相醫而藥攻馬疾 巫馬

疏曰疾則以藥治之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以藥攻馬疾文義方足不得但云藥攻馬疾也藥當讀爲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假字韓用正字也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蓋二字聲近而義通藥攻馬疾者療攻馬疾也藥與攻同義非謂藥物也

正校人員選 廋人

注曰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乎之

樾謹按員選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之數也古選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並其證也鄭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失之矣

其浸潁湛 職方氏

注曰湛或爲淮

樾謹按湛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無由通借淮乃淀字之誤卽古文湛字說文水部湛從水甚聲又出重文淀曰古文疑周禮故書本作潁淀許君所載古文卽本之周禮傳寫誤作淮

耳

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邊師

注曰物之謂相其土宜可以居民立邑

樾謹按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王氏引之從王安石說以名物連讀而謂之可以封邑者句上有闕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名物連讀是也謂有闕文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邊隰而言蓋既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邊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大司寇

注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疏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

樾謹按此以圜土聚教罷民但寘之圜土而未嘗屏之遠方乃曰其能改者反于中國義不可通矣疑此文當以反字絕句其能改者反與下文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正相對成文于中國不齒三年七字爲句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竝猶國中也于中國不齒三年謂三年不齒于國中也鄭君既失其讀宜中國二字賈氏不得其解矣

以兩造禁民訟

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

樾謹按鄭君所說獄訟二字之義未知何據若以經文言之殆當兩易其說此云以兩造禁民訟是以罪名相告者下云以兩劑禁民獄是以財貨相告者何以明之據小宰職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職云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是質劑乃賣買所執以爲信者故凡以財貨相告必使各齎質劑以察其信否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是其義也此言以兩劑禁民獄卽司市職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彼言訟此言獄正所謂散文則通耳凡以罪名相告則但使訟者皆至已足斷之矣故曰以兩造禁民訟若以財貨相告者皆在非有質劑不能決也故曰以兩劑禁民獄鄭君所說似乎倒置矣

注曰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禁教是爲荒別之瀆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樾謹按先鄭之說義無所據後鄭近之然讀辯爲貶亦甚未安辯當讀爲變周易坤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廣雅釋言曰辯變也莊子逍遙游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是辯與變聲近義通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然則假辯爲變猶

假變爲辨矣荒變之法謂因凶荒而變改正所謂權時法也權猶變也後鄭得其義未得其字耳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朝士

注曰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

樾謹按先鄭之意蓋讀軍字絕句故言羣輩若軍然盜賊軍三字甚爲不辭今按軍者圜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軍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四千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字從勹音裹交反包車爲軍市自爲師皆字意也是軍字從勹本有圍義故廣雅釋言曰軍圍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言盜賊倚恃其眾圍鄉邑及家人也人字兼蒙鄉邑而言鄉有鄉之人邑有邑之人家有家之人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　掌囚

注曰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

樾謹按下文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然則親貴之人有罪刑殺猶不適朝此庶姓無爵者乃必奉而適朝何也疑此文當以奉而適朝士爲句蓋既告刑於王卽奉之而適朝士朝士掌外朝之濂適朝士者示刑人殺人之命皆從朝出也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一律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也鄭君誤於朝字斷句遂以士爲鄉士近于臆說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樾謹按經文凡字衍文也此以斬殺戮爲一事傷人見血而不以告爲一事攘獄爲一事遏訟爲一事皆蒙上司字爲文故注云察此四者若傷人見血上有凡字則是總冒下三事而於掌司斬殺戮不相蒙矣鄭注當言三者不當言四者也下文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文法與此正同注曰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彼文蒙用三者字中間無凡字然則此文亦無凡字明矣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冥氏

注曰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樾謹按備之訓搔于義未聞疏家亦不得其說疑此文當于革字斷句齒須備三字自爲句謂齒須之屬亦備獻之也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

春始生而萌之 薙氏

注曰故書萌作甿杜子春云甿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

樾謹按經文若言萌之則止是萌牙耳無以見其爲反之爲所之也杜鄭之說均不可通萌當從故書作甿釋名釋宮室

曰甍蒙也在上蒙覆屋也然則甍之者蒙之也謂耕反其萌芽而以土蒙覆其上也子春所說正得其旨而破甍爲萌則反失之矣甍之爲蒙猶瞢之爲蒙眡祋注曰瞢瞢無光也釋名釋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知瞢瞢卽蒙蒙則知甍之卽蒙之矣

歸脹以交諸侯之福大行人

注曰交或往或來者也

樾謹按鄭說非也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儔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脹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竝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

殷相聘也

注曰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樾謹按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鄭君解殷見曰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解殷覜曰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殷字有此二解大行人職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卽殷見曰同也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卽殷覜曰視也此文殷相聘也鄭又別訓爲中而所說又不了今按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荅在殷見之前一年也六服諸侯以明年天子當巡守或不巡守則當殷見於王於

是各使其卿聘焉以其與殷見之年數相同故亦以殷言之賈疏據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卽用以說此經非經意且非注意夫三年爲時甚近安得云久無事乎先鄭又引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爲證按孟僖子如齊在昭公九年上距襄二十年叔老聘齊二十一年若依周制當二十四年而再殷聘春秋時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殷見又何殷聘之有因其相距已二十一年與再殷聘之期相近故卽假以爲名耳

夫人致禮 掌客

檜謹按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簋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簋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簋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簋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簋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簋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簋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因侯伯之六壺六豆六簋上半闕壞而成八字則與上公同於是學者疑子男四壺四豆四簋大相縣絕遂臆改爲六矣

紛胡之笥 考工記

注曰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紛讀爲焚咸丘之焚書或爲邠紛胡地名也

檜謹按此當從或本作邠乃汾之假字也說文水部汾西極之水也從水分聲爾雅曰西至汾國謂四極今爾雅作邠與

此經同邠胡薈西戎國名燕之角荊之幹妘胡之笴吳粵之金錫經文舉此四者自有條理燕北荊南妘胡西吳粵東也後鄭以楚旁之胡國當之失其義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輪人

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槷謹按矩所以爲方非所以刻物而識之也先鄭所讀非是當仍從故書作距而讀爲舉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其陰陽卽紀錄其陰陽也作距者假字耳爾雅釋木椇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然則距之讀爲舉猶柜之讀如舉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

槷謹按記文止言漆其一所漆者爲踐地一邊抑爲建輻一邊記固無文也所以無文者以下文見之也下文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夫曰漆內則漆必在外其爲踐地一邊可知也凡木漆之然後耐久故弓人曰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車牙踐地一邊必漆之者非以爲觀美也正以其行泥淖中恐易朽腐耳注反謂不漆其踐地者失之矣及謂于上之攠謂之隧鳧氏

注曰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窒而有光有似夫隧

槷謹按注以夫隧釋隧字非也隧當讀如匠人廣二尺深二

尺之遂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遂葢隧即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爲遂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深注曰深謂窒之也窒故以遂名之注乃謂窒而生光有似夫隧失之矣夫造鍾時但有窒無光也安得逆計後日之必生光而爲之名乎

詆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函人

注曰鄭司農云更善也

檮謹按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疏家未得其義

山以章水以龍 畫繢之事

注曰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龍水物在衣

檮謹按畫繢之事皆言作畫之法故有上有天有水與虞書十二章迥殊說者必以十二章爲說遂以龍爲山龍之龍而幷破章爲獐以對之失之甚矣今按龍當讀爲尨玉人之事曰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即其例矣周易說卦傳震爲龍鄭注亦讀爲尨謂取日出時色雜然則山以章水以尨皆以色言也章之言明也陽之象也成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山者陽精故山以章也尨之言蒙也陰之象也淮南子天文篇曰陰氣爲水故水以尨也此言畫山者以明顯爲貴畫水者以幽晦爲宜耳尨與蒙通周易雜卦傳蒙雜而著蒙雜

卽龍雜也龍雜謂之蒙蒙昧謂之龍古訓相通大率如此山以章水以龍正對文成義鄭君不破龍爲龍而反破章爲獐夫山中之物莫尊於虎故澤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樾謹按鄭解後功二字未得其義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繢言凡不畫繢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繢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禮記郊特牲篇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上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六工之始也莞蕈之安而蒲越槀鞂

之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皆足證明後素功之義記人於畫繢一章特以此言結之正賁上九飾終反素之義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近解謂先以粉地爲質則當云繪事先素矣

疾用瓚玉人

注曰瓚讀爲饌饌之饌龍瓚將皆雜名也

樾謹按饌字說文所無蓋卽飧字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今說文無此語然水澆飯爲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竝其證也疑

古本說文作飧餔也從夕食一曰水澆飯也又出重文湌曰飧或從水今本缺一曰水澆飯也六字而重文湌又移置餐篆之下皆非許書之舊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餐字從丿從水尸者夕之變也水者水之變也叕其字從夕從水合飧湌兩體而一之耳飧爲水澆飯故有雜義玉篇以爲水和飯和與雜義相近也玉篇又有餐字亦卽飧字也篆文飧作餐夕在食上引而長之則成餐矣又加水於其中則成餐矣顧野王以餐爲饌古文葢因古書或假飧爲饌故誤耳瓚之通作飧猶飧之通作饌也王氏經義述聞不知餐卽飧字而以爲字當作餐從食叕省聲近于臆造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矢人

注曰刃二寸疏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刃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曰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若是之鶻突也今按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誤衍分字

義不可通矣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㤅謹按矢無知之物何驚之有鄭說非也但當讀爲顫玉篇頁部曰顫動也弗之能顫者弗之能動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四體寒動謂之顫頒矢遇風而動猶人中寒而顫故言顫也顫從亶聲但從旦聲故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訓曰戰戰動也戰卽顫之假字戰與憚竝從單聲今書以憚爲顫猶爾雅以戰爲顫矣

搏身而鴻梓人

注曰鴻傭也

㤅謹按鴻訓爲傭未詳其義疏亦無說鴻當讀爲鴈說文雀部雁鳥肥大雁雁也或從鳥作鴈搏身而鴈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假字或學者多見鴻少見鴈而臆改之耳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注曰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㤅謹按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

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君注論語亦讀廢爲發正可爲證也傳寫奪誤遂不可訂正矣

強飲強食諺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曰諺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檢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諺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鄭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文而誤作諸侯遂并改注文以從既誤之經文而莫之能正矣大戴記投壺篇載此箴曰強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可據以訂正

老牛之角紾而昔

注曰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脈理錯也元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檢謹按昔字不必改讀古昔腊同字說文曰部昔乾肉也然則紾而昔者紾而乾也上句云觡牛之角直而澤昔與澤義正相對廣雅釋詁焟乾也焟卽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四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五　南菁書院

觀經平議十四　德清俞樾蔭甫著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夏后氏世室

樾謹按世室卽大室也世大古通用合五室而名之故曰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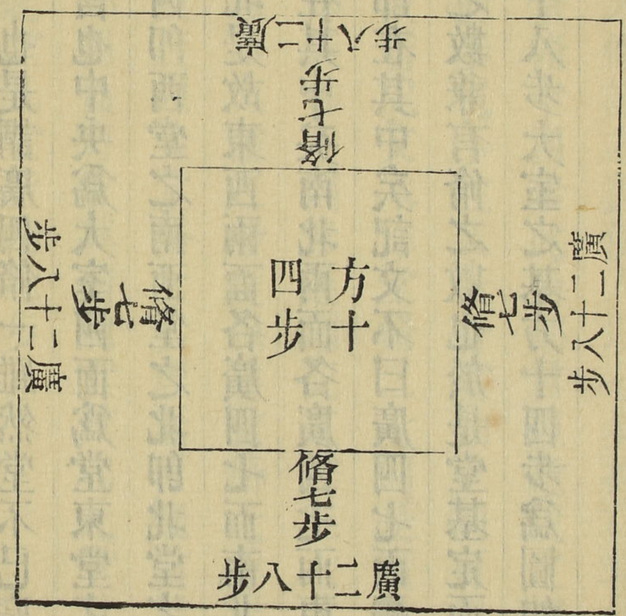
堂脩二七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記云堂脩七尋堂廣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濮上之音俗儒信情加減然則隋時古本竝作堂脩七鄭君所據之本

亦當如是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見十四步之數是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矣今以下文證之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然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理無可疑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元堂其東青陽之堂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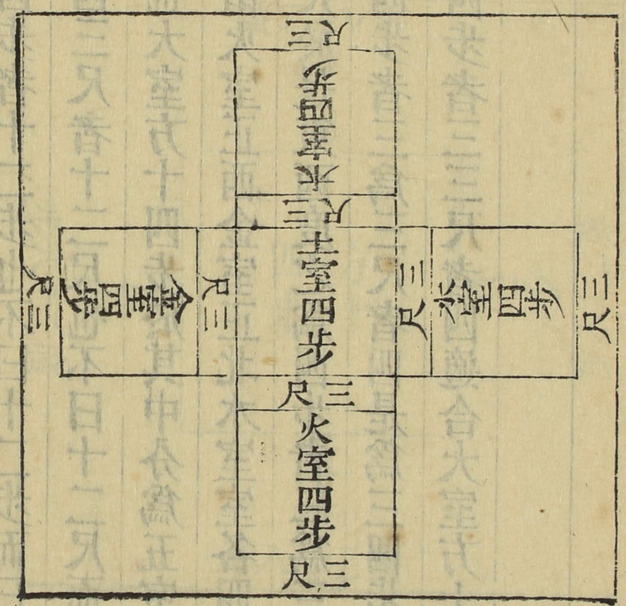
廣四脩一

揆謹按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大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大室之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大室之基方十四步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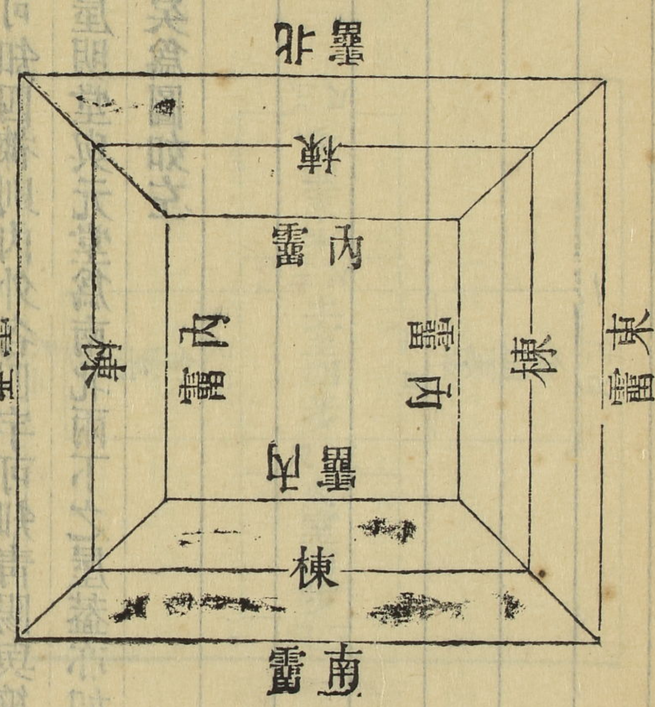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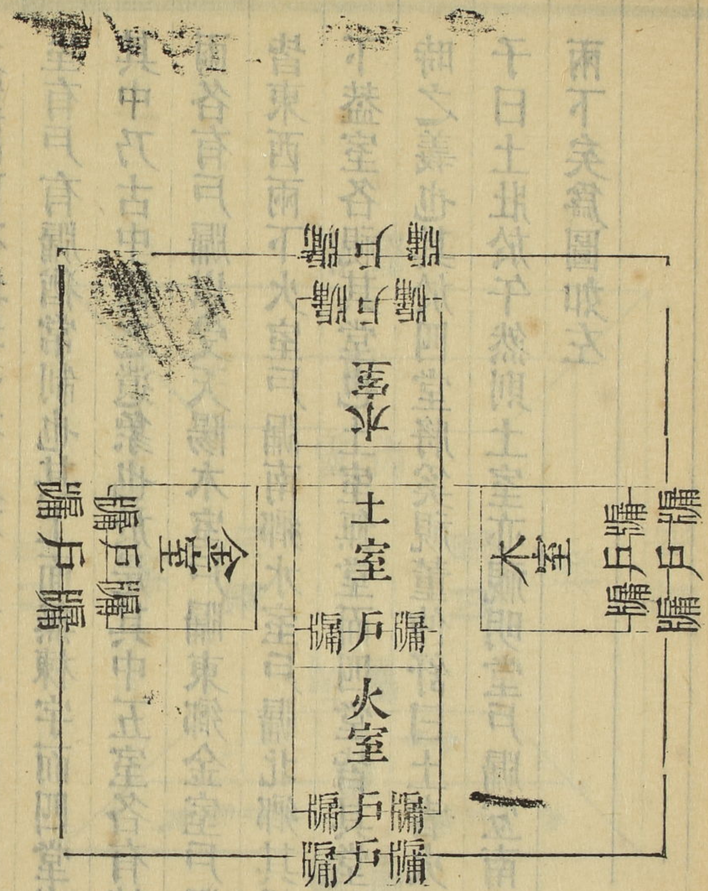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三四步者十二步也不曰十二步而曰三四步明四步者三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不曰十二尺而曰四三尺明三尺者四也大室方十四步於其中分爲五室正中土室正東木室正南火室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室各四步室之外各有餘地三尺於是東西度之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南北度之亦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是爲三四步四三尺古者六尺爲步四步者三三尺者四適合大室方十四步之數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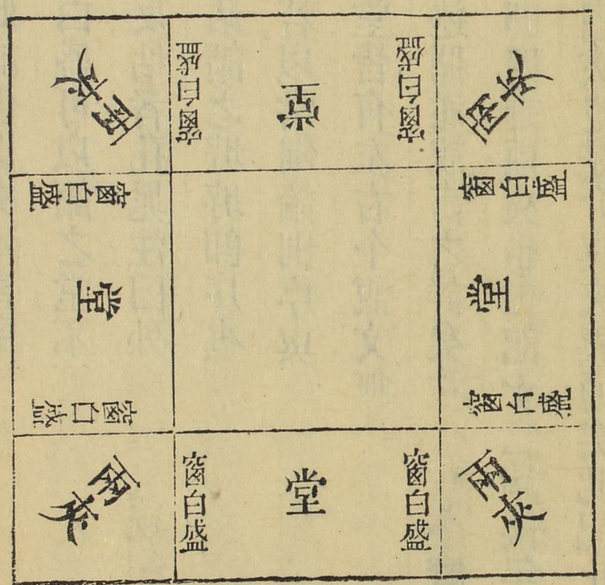
堂室既定然後其制可得而言焉堂必有棟棟必居中四堂則四棟可知四棟則內外各四宇可知青陽與總章爲東西兩下之屋明堂與元堂爲南北兩下之屋蓋亦如門堂之有內外雷矣爲圖如左

大室四面有墉墉皆有戶有牖故各就一面觀之皆前堂後室有戶有牖猶常制也其上面無棟宇而四堂之內雷皆注其中乃古中雷之遺象也於是其中五室各有棟宇以蔽風雨各有戶牖以受天陽木室戶牖東鄉金室戶牖西鄉其屋皆東西兩下火室戶牖南鄉水室戶牖北鄉其屋皆南北兩下葢室各視其堂也土室無堂而四堂皆其堂此土寄王四時之義也其於四堂將奚視董仲舒曰土者火之子也淮南子曰土壯於午然則土室亦視明堂戶牖宜南鄉屋宜南北兩下矣爲圖如左




房
室
夾
室
夾
室
房
室
夾
室
夾
室
房
室
夾
室
夾
室

樾謹按夾字絕句四旁者堂之四旁也堂基方二十八步而中央大室方十四步則堂之四旁各方七步此方七步者在東堂爲南在南堂爲西在西堂卽爲南在西堂爲北在北堂卽爲東在南堂爲東在東堂卽爲北是謂四旁兩夾以其夾於兩堂不可屬之於堂故爲窗白盛以隔之白盛者以蜃灰堊牆也爾雅釋山曰山如防者盛白盛之名蓋取此義卽周書作雒篇所謂山鬲矣其上爲窗其下爲白盛若今窗上而牆下者然故曰窗白盛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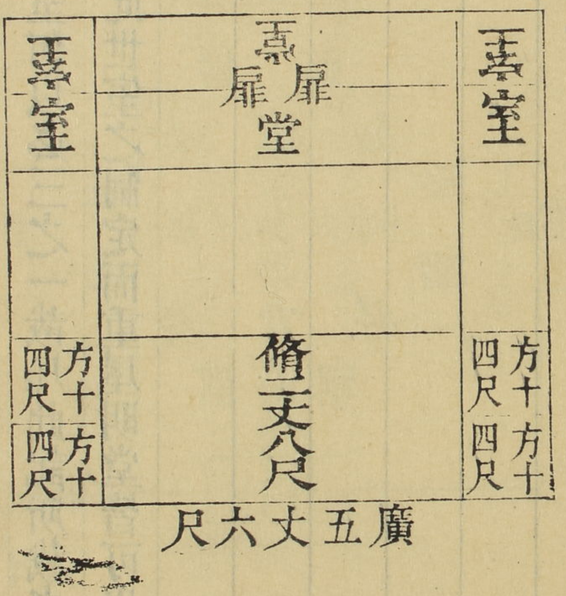


古制堂東西有牆謂之東序西序序外有室謂之夾室其制皆出於此此記但言夾不言室者室必四面有墉而此惟兩面有窻有白盛可以謂之堂不可以謂之室也然周書作雒篇有所謂反坫者孔晁注曰外向室也疑卽謂此矣故廣雅釋室曰反坫謂之垀垀卽序也四旁兩夾之制序外卽反坫故得通稱若以常制論則序與坫相去絕遠不可得而通矣據月令四堂皆有左右个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言之詳矣左个右个卽左介右介而左介右介卽四旁兩夾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介與夾義通矣此記止言四旁兩夾而月令分之爲八个亦猶月令止言大廟大室而此記分之爲五室也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是說也與月令之八个雖未必合而與考工記之四旁兩夾則適合矣夾亦謂之達禮記內則篇注曰達夾室也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桓譚新論有四達八窻之文四旁兩夾是卽四達其兩面各有窻非四達而八窻乎白虎通辟雍篇亦有是文而達字今誤作闥則失之矣彼以四達八窻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別而言之非以達爲戶窻爲牖也安得加門作闥乎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古制也四達八窻古制也是可刺取以爲四旁兩夾之證堂一面本廣二十八步除四旁兩夾則一堂之廣止十四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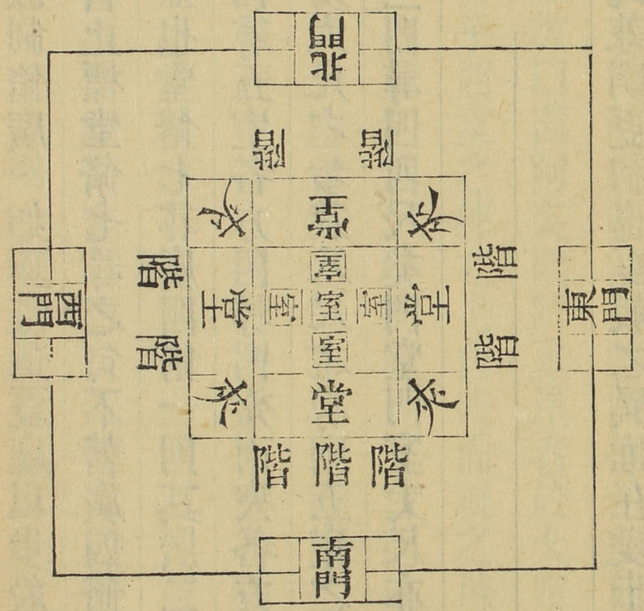
門堂三之二

樾謹按門堂者門基也門居正中其內其外皆謂之堂正堂脩七步廣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脩二丈八尺廣五丈六尺室三之一

樾謹按門內外各有堂堂左右各有室堂取數於正堂則室亦取數於正室大室方十四步三分取一方二丈八尺以此方二丈八尺者分爲左右又分而內外之於是堂二而室四爲圖如左



合堂室之廣共八十四尺以步法六尺收之得十四步與正堂之廣適合聖人之制固無齟齬不齊者也不然門堂何以必三之二門室何以必三之一哉凡此記所載之數不可得而損益類如此世室之制定而重屋明堂皆可以此而推矣爲全圖如左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

樾謹按殷制脩廣一如夏制但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此爲異耳故記者止標堂脩七尋之句不著廣四脩一之文蒙上而省從可知也堂脩七尋廣四脩一則其廣二十八尋中央大室方十四尋五室各方四尋四旁兩夾各方七尋其數皆與夏同惟易六尺之步爲八尺之尋則五室之外各有餘地四尺當曰三四尋四四尺矣門堂門室丈尺亦殊以可推知故不具說

堂崇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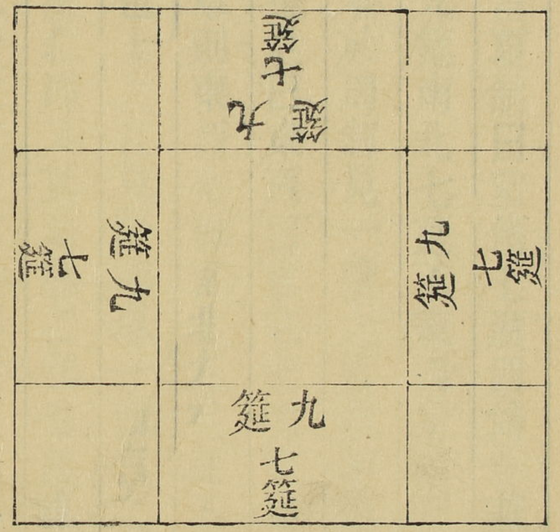
樾謹按此兼明夏制也夏殷之異惟在變步爲尋而其數皆同故記文亦彼此互見矣

四阿重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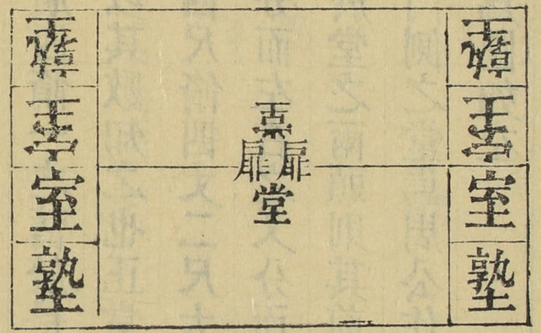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下文門阿之制注曰阿棟也然則四阿卽四棟也四堂各有棟故曰四阿矣四阿重屋者於大室之上爲重屋其四周覆冒乎四堂之棟之上自四面視之棟上又有屋是爲四阿重屋也夏制無重屋則以五室言固成爲室矣而以大室言若未成乎室者何也室非可以露處也且四堂內雷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雷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雷以注於庭則大室之中無雨霑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大室四隅設礎立柱以載重屋當自有制記人旣無明文故亦不敢輒爲之說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樾謹按上文言夏制曰堂脩七廣四脩一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此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不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於夏制見四堂之全基於周制見一堂之實數前後互見古人之文所以簡而備也其曰東西曰南北蒙明堂爲文耳在元堂亦然若青陽總章則東西七而南北九矣記不言者既以明堂標題從可知也上文言夏制亦舉一面言之然上文言脩廣而不言東西南北則又其屬辭之密也何也東西南北固蒙明堂爲文也記者之文豈有一字苟焉而已哉世室之制既定則明堂之制不待更說但明其數可矣四堂全基方二十三筵中央大室方九筵爲圖如左



世室重屋明堂數各不同然夏殷之制竝廣四而脩一則其數雖殊其制不異也周人明堂改而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以七九爲差不循廣四脩一之舊於是門堂門室始有異於二代矣何以知之以其數知之也正堂廣九筵脩七筵門堂三之二則廣五丈四尺脩四丈二尺大室方九筵門室三之一則方二丈七尺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則每室方一丈三尺五寸置之於堂之兩頭則其前其後各有餘地一丈二尺五寸於是有門側之堂焉周公作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周制然也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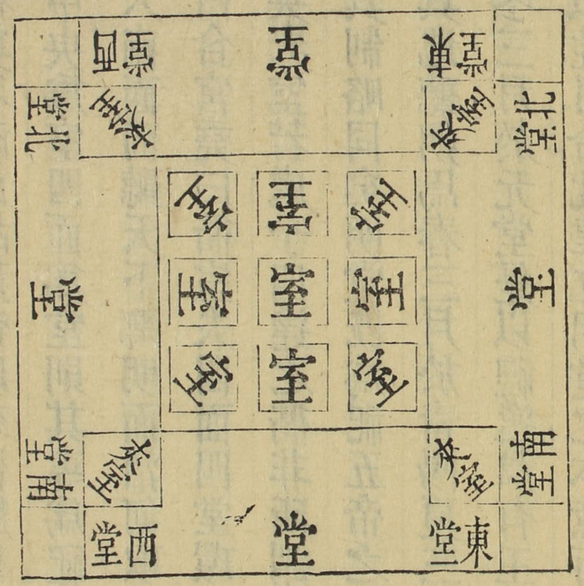


附九室十二堂考

大戴記說明堂有九室十二堂蓋秦漢之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三禮圖曰秦爲九室則九室始於秦明矣古大室四隅本有隙地秦於其地各置一室卽竝五室而九於是自一而視之皆中爲室左右爲房東南之室木室之南房火室之東房也西南之室火室之西房金室之南房也西北之室金室之北房也東北之室水室之東房木室之北房也雖爲九室而於五室配五行之始意初不相背何也四隅之室名室而實房也說文戶部房室在旁也是房者在旁之室高誘注淮南子王逸注楚辭竝曰房室也房之與室義得相通故竝五室而稱九室矣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曰

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九室之數未見其理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凡此諸論皆由聞九室之名而不達九室之義且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何取乎古之九州而法之哉審知四隅之室卽爲左右之房自無疑乎此矣若夫十二堂者通四堂八个計之也个卽介也八个者八夾也於堂之四旁兩夾各置一室則皆後爲室前爲堂以室而言則四以堂而言則八矣是故東南夾室青陽明堂其之其東爲青陽右个其南爲明堂左个西南夾室明堂總章其之其南爲明堂右个其西爲總章左个西北夾室總章元堂其之其西爲總章右个其北爲元堂左个東北夾室元堂青陽其之其北爲元堂右个其東爲青陽左个於是青陽總章有中堂又有南北堂明堂元堂有中堂又有東西堂而十二堂之名從此始矣魏書袁翻傳引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或卽謂此乎秦人旣於大室四隅置室漢人又於堂之四旁兩夾置室亦事之相因者矣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卽九室也八達卽八个也房室達个古通稱耳準古廟寢之制室左右必有房堂左右必有夾室明堂旣四面周回是以室分而房合堂分而夾室合此其爲制非無思議然而三代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皆無是焉禮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明堂所以事五帝尊嚴之地宜與常制有殊是故內

之有室而無房外之有堂而無夾室固非古制之闊疏矣茲詳考之俾學者無以秦漢之制當古制也附圖如左



樾既爲世室重屋明堂考乃申論其後曰粤惟上古五德代興徽號器械莫不視此故黃帝以來皆嚴事焉此明堂所自始也其制中央爲室四面爲堂則其專爲祀五帝而設可知矣不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何取乎四面之堂哉世傳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夫四面四堂環乎大室非所謂合宮乎中央大室若處乎四達之衢非所謂衢室乎然則自上古迄周其制略同矣明堂既爲祀五帝之地故每月之朔天子卽於其地聽朔焉春三月於青陽夏三月於明堂秋三月於總章冬三月於元堂是以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鄭康成引以注月令此建立明堂之本意百王通行之典禮也周制祀天於南郊以后稷配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竝其事也周書明堂篇載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此則禮以義起乃有周一代之大事而非有周一代之常法蓋以成王幼弱四方未靖懼天下諸侯或有疑貳故旣定宗祀文王之大典卽於其地爲位以朝諸侯欲天下思文王之德而歸心周室也其曰天于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然則所用者止明堂之一面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其東青陽其西總章其北元堂皆無取焉明年而周公歸政則此禮亦不復舉矣然而有周一代以爲美談周之史臣旣備載其位而魯之儒者又增益爲明堂位篇明堂之名於是特著故夏曰

世室舉中以見外殷曰重屋舉上以見下而周曰明堂則獨舉南之一面以包其三面其義在此也明堂之名既著故周人於制度之大者皆取法於明堂而亦皆有明堂之名於是有宗廟之明堂有路寢之明堂有方岳之明堂豈其制皆如前所圖歟曰非然也明堂者其南面一堂之名也以南面一堂之名名之則亦南鄉可知也其取法於明堂者準其修廣之數也賈公彥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北九雉室居二雉雖變筵爲雉而其數則同凡所稱與明堂同制者胥視此矣周室既衰諸侯去籍明堂之制言人人殊大略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則皆秦漢法程難言古典九室十二堂其說具前今且以戶牖言之大

室所以四面有戶牖者正以四面皆堂耳說文曰室實也二筵之室才一丈八尺而四面各設一戶二牖麗廔閶明內外迴達是爲樓觀之形非復室實之義此之虛罔昭然可知是故言明堂者當以考工記爲主古之工師識其遺言高曾規矩於焉可見非如禮家掇拾於煨燼之餘也然其文辭簡古前後互見章句之儒莫能通曉檃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一字之衍而三代制度燦然復明於記文八十一字無一字齟齬明堂之制定於斯矣鄭康成注三禮最號淹通而於凡記抑何疏闊其謬誤之處蓋非一端輒援鄭駁異義之例駁而正之匪曰好辯亦惟求是

廣四脩一注曰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

廣十七步半檻謹按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檻謹按前堂後室乃堂室之定制也而鄭謂堂上爲五室其謬一矣葢文類聚卷三十八引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五行之正位三代之所同未有能易者也而鄭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東北其謬二矣下文言周制曰凡室二一筵不言脩廣是室脩廣如一也而鄭謂四三尺以益廣其謬三矣且如鄭注則一室四室必當分別言之不然則與周制之五室如一者矣別焉卽謂古人語簡不屑分別亦當云三四步三四尺方見以三尺益三步四尺益四步之義乃步言三四尺言四三必顛倒其文何義乎不於此深求其義而臆決焉其謬四矣

四旁兩夾窻注曰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檻謹按古言戶牖不言窻戶窻之與牖義葢有別愚嘗有窻牖辯其略曰窻與窗同古文作囪小篆作囱觀其形知其制略葢以木縱橫界之不可開闔者也牖字從片片者判木也故版字從片牖

爲本版亦從片牖爲築牆短版亦從片然則牖葢以版爲之可開可闔者也鄭君以窻爲牖無乃疏歟且四戶八牖非古制也義已具前故不復說

門堂三之二注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櫨謹按鄭君誤以堂脩七爲假設之數於是正堂之制失而門堂之制亦失今既訂正可弗論矣惟以門堂爲門側之堂則亦非也若門側有堂而門中無堂則爾雅直曰門堂謂之塾可矣何必別之曰門側之堂哉且夫門側有堂周制也夏殷所不得而有也鄭失其數難與語此

室三之一注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櫨謹按兩室各居一分則於門堂占三分之二何云三之一乎且門堂既取數於正堂則門室亦必取數於正室安得卽於門堂取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櫨謹按殷制一如夏制鄭不達夏制因不達殷制而以周制說之此大誤也周制尙在下文何得逆探爲說乎

四阿注曰若今四注屋櫨謹按此當連下重屋爲文謂於四棟之上作重屋也爾雅曰偏高阿上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棟宇通有阿稱儀禮當阿以宇言也此記四阿以棟言也說詳儀禮鄭斷四阿二字爲句而訓爲四注屋夫四阿則四注可知鄭君此注於義無違然學者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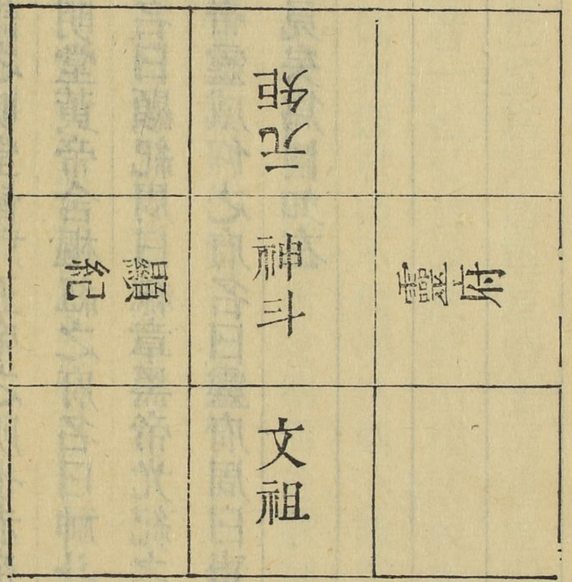
便謂四注之屋始自殷人夏后氏世室尚是兩下屋則大不然矣既爲四面之堂豈得爲兩下之屋所以有夏屋兩下之說者蓋後世廟寢皆爲四注屋夏后以前廟寢之屋惟南北兩下是以傳於此名也若夫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實其東堂西堂東西兩下其南堂北堂南北兩下合而爲四注之屋是其四注也實則皆兩下也古者無可減後世無可加重屋注曰複笮也樴謹按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櫋徐鍇說文繫傳於櫋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櫋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櫋此說重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棼複屋棟也重屋複屋不可混而一之周書作雒篇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大室之上屋也此皆經師舊說足可依據

也隋書牛宏傳引服虔說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

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樴謹按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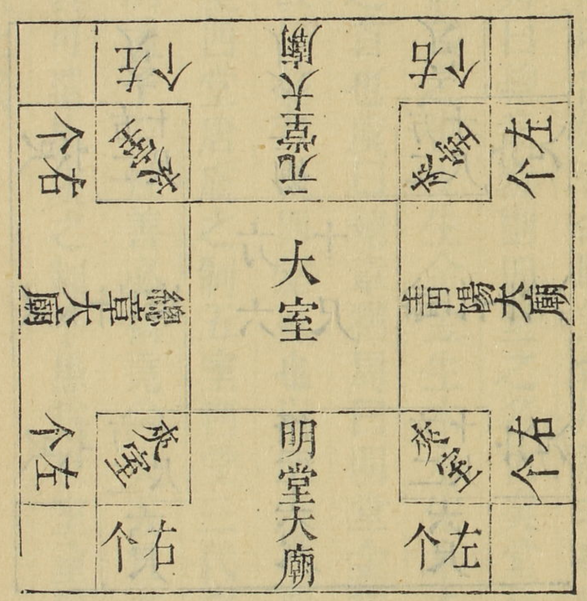
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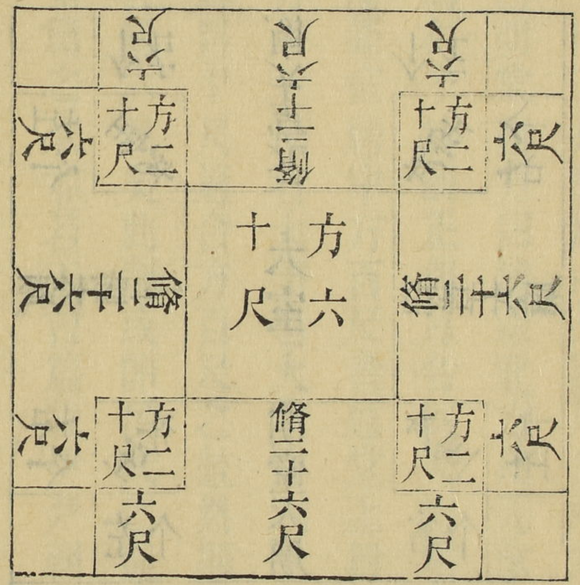
鄭注又以世室爲宗廟重屋爲王宮正室明堂爲明政教之堂不知三者一也已具論於前不復說矣夫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雖大儒如鄭君猶不能曉然則李謐牛宏之議又何譏焉近代學者覃思古義多所發明而於斯制實猶未得此世室重屋明堂考所以作也雖然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制也吾論三代之制而下及秦漢者何也秦漢之制亦從三代出也然則三代其遂無所出乎益必出於唐虞可知矣唐虞久遠工師失傳故考工記不載其制乃文祖之名見於堯典鄭康成謂若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周曰明堂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大室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周曰總章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周曰元堂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則唐虞之制亦略可見矣爲圖如左



土居中央有室無堂以木火金水四堂爲堂明土於五行最尊不自任部職也木火金水居四方有堂無室皆以土室爲室明土最大能包含物也唐虞之制豈後世所及哉且脩廣之數雖無得而言然後世五室如一則唐虞五府亦必如一矣夏后氏以五帝宜各有室乃斥大其中央之室而置五室焉因改天府之名而曰世室自夏迄周五室四堂遂爲定制莫之易也秦漢以降宏規大起增五室爲九室分四堂爲十二堂其於古制去之彌遠矣月令所說止有大廟大室而無五室之別或猶唐虞之遺制乎然四堂各有左右个又近乎十二堂矣月令本出呂不韋意者呂氏廣集賓客作爲此書固欲自成一代之制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周書明堂篇

止記周公明堂之位而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載其逸文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其制正與月令同夫有左右个則必有四維之室矣所謂室居中方百尺者通堂上四維之室言之也所謂室中方六十尺者大室也大室方六十尺四維之室各方二十尺爲四十尺適合方百尺之數然則大廟脩二十六尺左右个各脩六尺矣此制或卽呂氏之徒所定而後人載之周書明堂篇之末亦若王會篇載伊尹朝獻歟附圖如左





呂氏之說雖不足據然而五府遺意猶有存焉其青陽總章諸名亦未知所自始帝命驗謂皆周制非也隋書牛宏傳稱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然則四堂之名古矣堂有四而舉總章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故總章者四堂之首也虞曰總章猶周曰明堂金爲土之子而火爲土之母故以總章統四堂可也以明堂統四堂亦可也要而論之一室四堂唐虞之制五室四堂三代之制九室十二堂秦漢之制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夫五性本於五行然則言明堂者其可遺唐虞之制乎愚爲世室重屋明堂考而以五府終焉觀止矣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南菁書院
德清俞樾蔭甫著

羣經平議十五

儀禮一

簽人執筴抽上轄兼執之 士冠禮

樾謹按敖繼公集說曰執筴當作執筮上云筮與席下云徹筮席以上下文徵之則此筴字乃傳寫誤也又特牲少牢禮皆云執筮益可見矣阮氏校勘記斥爲臆說今按敖說固多不足據然此文執筴之當作執筮則特牲少牢兩篇塙有明證禮記月令篇少儀篇鄭注竝曰筴著也若此文是筴字則亦必有注以其無注知其所據本作執筮不作執筴也筮筴形似又涉注文云轄藏筴之器因而致誤宜從敖說訂正至

注文藏筴之器乃鄭君自釋讀字之義不必因經文言筮亦順之曰藏筮之器也朱子經傳通解改筴爲筮則又非鄭君之舊矣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賈公彥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按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少牢未筮尸之前已有將以爲尸之人則冠禮未筮賓之前亦有將以爲賓之人不得以戒賓爲戒眾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兼指眾賓無是理也下文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眾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知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少牢先宿戒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樾謹按王氏之說非也禮本人情古今不異凡所以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先戒之而後筮之不吉改筮於事無嫌若賓則異姓之人於主人爲僚友先已戒之不吉而又改之狐埋

狐掃無乃非人情乎使古禮果有此無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笑孫子矣王氏又引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戒正賓爲證此不然也鄉飲酒鄉射皆不筮賓則戒賓之時賓已定矣故所戒者專在正賓冠禮筮賓則戒賓之時賓猶未定也故所戒者溥及衆賓安得提而一之乎是故主人戒賓當從舊說爲廣戒僚友至下文前期三日筮賓則卽所戒之人而枚筮之擇其吉者一人以爲賓也若亦如筮尸之例未筮之前先有欲以爲賓之人然則經文亦當曰若不吉則改筮賓矣何以無文乎蓋彼之筮尸就一人而筮之也故有改筮之文此之筮賓卽所戒之衆人而枚筮之也筮甲不吉則筮乙筮乙不吉則筮丙本非一筮故亦不言改也觀筮賓筮尸之不同知戒賓戒尸之有異矣戒賓之時尙未知誰爲正賓及筮得其人而遂宿之則正賓定矣其餘諸人或不盡來鄭知贊者衆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文贊者是衆賓也此冠禮有衆賓之明證王氏謂下文絕無言衆賓者豈以注義爲非乎然贊者與贊冠者經文固別而言之將以此贊者爲何許人乎王氏讀書致爲精審乃有此千慮之失故詳辨之勿使後人因此病古禮之不近人情也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注曰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疏曰知與主人贊竝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爲序

樾謹按自此文以前所言贊者皆賓之贊也下文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始別言主人之贊者則此文止言賓贊明矣鄭以經言南上明非一人故兼主人贊言之其實非也贊冠者雖止一人而贊者則非止一人下文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別而言之是其證也西面南上乃贊冠者與贊者竝立之序非與主人贊爲序也蓋贊者執勞役之事一人或不暇給故必有餘人助之如緇布冠缺項以下凡六物櫛又一物皆須贊者奠之一人往反不太勞乎故有贊冠者一人必有贊者二二人也然則經何以不明言其數也曰贊者即衆賓也其多寡有無不可定也若竟無之則亦缺之矣此經文所以不言其數而但以南上之文見之也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注曰揖讓皆壹者降於初

樾謹按上文三揖至於階三讓注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三揖之節也此所言者賓盥之事據上文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又據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是設洗之處正與碑東西相直盥卒之一揖即當碑之一揖也其餘二揖無所施矣然則壹揖壹讓乃是事所宜然非故爲降殺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記

注曰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

按此注今本脫據阮氏校勘記補

樾謹按注中階字衍文也上文行三加之禮皆在東序少北不在阼階此所謂阼者卽是東序葢阼之言酢也上文鄭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是阼階之阼其字本當爲酢取答酢賓客之義因而東序與阼階相値亦得謂之阼禮記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是也自變其字從自作阼於是阼之義專屬於階而東序之爲阼不著矣禮記檀弓篇曰大斂在阼阼亦東序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于弁經卽位于序端與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其義一律子冠于東序而父位于序端父斂于東序而子位于序端此古人制禮之意可比例而見者也後人不知東序之爲阼而誤以爲阼階故于此注加入階字耳禮記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鄭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足知此注階字之衍矣上文庶子冠于房外注曰不於阼階非代也此階字亦衍文也夫庶子之冠尙得在堂上豈適子之冠反不得在堂上而在階上乎適子庶子之冠其地雖異而實不甚相遠皆在房之外序之內士昏禮曰席于阼舅卽席此卽適子冠處也又曰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此卽庶子冠處也上文說孤子冠事曰禮於阼葢父在則父爲主故禮之於客位父不在則冠者卽爲主人不得以客位自處故禮於東序主人之位自阼字之義不明而禮意全失矣疏言周與夏殷孤子司冠於阼階禮之於客位夫經明言禮於阼而疏乃言禮之於客位何其踳歟

主人筵于戶西 士昏禮

注曰戶西者尊處疏曰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

檮謹按凡室之制戶左而牖右戶之西卽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也蓋設筵之地當堂之正中疏因經文西字而以地道尚右爲說失之迂曲矣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

檮謹按鄭訓阿爲棟甚爲違失下文云授于楹閒豈有致命之時已深入當棟而授鷹之時復卻行至楹閒者乎非其理矣阿者蓋卽屋宇也當阿而拜示謙也拜已少進授鷹于楹閒示親親也今文作庪疏謂楣前接檐爲庪是今古文之義亦不甚相違若從鄭注訓阿爲棟棟之於庪則相去絕遠矣近世學者頗知鄭義之非惟阿字未有塙義今按阿者棟宇之通稱考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言於四棟爲重屋也是棟稱阿也此經曰當阿言當屋宇之下也是宇稱阿也爾雅釋丘曰偏高阿丘釋名釋丘曰阿何也如人儋何物一邊高也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自棟至宇皆得謂之阿爾雅釋地大陵曰阿釋名釋山曰陵隆也體隆高也以其隆高而得阿名此棟稱阿之義也文選思元賦流目眺夫衡阿兮舊注曰阿山下也山下曰阿此宇稱阿之義也子虛賦曰順阿而下是故阿之稱得通乎上下矣或疑棟之與宇異地異名而同謂之阿似乎無別然說文瓦部甍屋棟

也而廣雅釋室又曰蔓謂之蠪蠪卽雷字楚辭大招觀絕雷只王逸注曰雷屋宇也夫棟與宇竝謂之蔓何不可竝謂之阿乎以其狀自上而下則皆曰阿可也以其用在乎蒙覆則皆曰蔓可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猶援廟桷動於蔓杜注曰蔓屋棟程氏易疇通藝錄曰大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此說足正杜注之誤杜以動蔓爲動棟猶鄭以當阿爲當棟皆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

婦車亦如之有禒

注曰禒車裳幃

檛謹按禒者車裳幃之緣也禮記襍記篇其輔有禒縮布裳帷注注但以車裳幃說之未得其義

帷注曰禒謂籠甲邊絲裳帷圍棺者也卽其證矣古字本當作攏說文龜部攏龜甲邊也衣裳之有緣猶龜甲之有邊故卽以攏名之因變其字從衣下文純衣纁裧是也又變從幷聲者爲從炎聲此文有禒是也注但以車裳幃說之未得其義

設黍于腊北

檛謹按腊字疑豚字之誤婦席之前菹醢二豆在南醬一豆在北菹醢二豆之前設黍稷兩敦然則豚魚二俎醬之前設黍稷兩敦豚魚二俎之南與黍相隔黍正在豚北明矣腊爲特俎設于豚魚二俎之南與黍相隔言設黍者當據豚言北不當據腊言北也又按上文云腊特于俎北者此俎止謂魚俎不兼謂豚俎猶俎入設于豆東止

謂菹醢兩豆不兼謂醬豆皆據後設者言之也如此則稷與魚腊三者爲一列腊與稷值不與黍值腊北之當爲豚北更可知矣

於是與始飯之錯

注曰始飯謂舅姑錯者賸餕舅餘御餕姑餘疏曰舅姑爲餘始不爲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

檮謹按以始飯目舅姑甚爲不辭疑飯字實當作餕始餕之三字連讀上文曰婦徹于房中賸御餕此卽所謂始餕之也其時蓋御餕舅餘賸餕姑餘及姑酳之後乃終餕之於是改而爲賸餕舅餘御餕姑餘是終餕之與始餕之相錯也故曰於是與始餕之錯鄭君所據本作始飯之卽從而爲之說而古本流傳尚有作餕者後人以其與鄭義不合反斥爲俗本矣

妥而後傳言 士相見禮

注曰妥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

檮謹按傳言者相傳而言也見於君者或非一人必待前人言訖後人乃接續而言不相儳越也鄭注似未得其義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

檮謹按不字衍文也當作君無爲興臣敢辭涉下文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因而致誤觀下文鄭注曰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當也明是下句言不敢上句言敢當據以訂正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

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

樾謹按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曰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鄭義殊有未安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然未仕而家居者其見于君則亦庶人而已矣安得別之曰宅者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當從今文作託蓋羈旅之人託于此國者然經文先言士大夫次言宅者次言庶人次言他國之人則宅者自是本國之人若是寄託此國者其文當次他國之人之下不當次士大夫之下也以上諸說疑皆未得今按尚書顧命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字亦作宅是宅有卻義也此文宅者之宅亦當訓卻實則爲斥之段字宅從乇聲與斥聲相近周易解彖傳百果草本皆甲坼鄭本作甲宅即其例也文選思元賦斥西施而弗御兮注曰斥卻也宅與斥通故亦有卻義宅者蓋舊爲士大夫有過斥退者不敢自同于士大夫而亦不得自同于庶人故即其在邦在野異爲之稱以別之經文次士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正其所也宅託異文猶宅咤異文止取乇聲故無定字必泥其字以求之則失之矣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鄉飲酒禮

注曰楣前梁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楣秦名屋檐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據此則楣卽檐也廣雅釋室曰楣檐㮈梠也釋名釋宮室曰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其文卽次梠下竝古人謂檐爲楣之證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據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是爾雅楣字乃楣字之誤釋文兩存其字曰楣忘悲反或作楣忘報反實則楣是而楣非也五架之屋棟南一架爲前楣棟北一架爲後楣棟之言中也謂正中也楣之言冒也謂覆冒也門樞之有楣卽依此而名之其制大小不同其爲橫梁一也自爾雅誤楣爲楣而學者遂不知楣楣之有辨矣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

注曰繚猶紒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紒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紒之乃絕其末疏曰云繚猶紒也者弗繚卽弗紒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按周禮太祝注曰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

樾謹按經文明言弗繚而疏乃以爲繚祭失之甚矣由未解注中垂字之義故也垂紒之者言垂欲紒之是弗紒也鄉飲酒參用大夫士禮故記云磬階間縮霤注曰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是其證也大夫禮當繚祭士禮當絕祭故卻左手執本示將紒之而右手卽絕其末也注義簡

古疏未能達近人或欲刪經文弗字誤矣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

注曰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其之

檻謹按兩楹之閒乃東西正中之地上文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是設尊之處不當正中與兩楹閒初不相直鄭以爲就尊南授之非也今按兩楹閒者賓席之前也賓席在戶牖閒其前卽兩楹閒矣酒者賓主其之介不敢有其酒故授爵于賓席之前見因賓而有也注尙未得其旨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疏曰按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

檻謹按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以是推之此文不言由楹內者所謂堂則由楹外也彼文言由楹內者所謂序則鉤楹內也其制不同故行禮之節亦有別疏說失之

公如大夫入

注曰如讀若今之若疏曰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

檻謹按如疏義則作公若大夫可也作公如大夫亦可也鄭君何爲不以本字讀之而必讀之爲若乎然則疏義非注義矣今按若猶或也古人之辭凡不定者以若言之士昏禮若衣若笄是也急言之則曰某若某燕禮幕用綌若錫是也公若大夫謂若公若大夫不定之辭經文作如字者如與若同

義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
如亦猶或也鄭必讀如爲若者取其義益顯耳不謂疏家之
猶未達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記
注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
上統於遵也

阮氏校勘記曰遵閩本通解俱作賓
檢謹按大夫卽是遵乃云統於遵義不可通故後人臆改爲
賓其實非也遵乃尊字之誤尊在房戶之間無諸公則大夫
卽席於尊東南面西上故曰統於尊也統於尊與上文注言
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文義一例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於
尊東注曰尊東弼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然則此
疏卽用彼注之文耳尊誤爲遵其義遂失矣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
注曰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疏曰乏參侯道
者謂二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菆也謂在侯西北邪向
之故以菆言之其居菆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
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卽三丈也
檢謹按黨之訓菆古訓未聞且注文言去侯北十丈不言去
侯菆十丈也疏說殆非注意矣今按黨猶所也文十三年公
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
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竝古人謂所爲黨

之證居侯黨之一謂在侯所之一分也不直曰乏居侯道參之一而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蓋但曰參之一則有近侯之一分又有堂之一分將近堂乎抑近侯乎於文未明故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於是南北之度可得而定矣然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曰西五步也經文既委曲詳盡注文亦簡而明但以未釋黨字之義疏家遂不達其旨矣王氏經義述聞訓黨爲所與愚說合然欲移經文之一兩字於侯道之下則又大謬使經文但曰乏參侯道之一則此乏去侯北十丈爲甘丈皆不可知鄭君何能臆決之曰去侯北十丈乎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注曰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

樾謹按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先言賓若有遵者乃言諸公大夫明諸公大夫皆遵也此文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先言大夫乃言若有遵者明大夫不皆是遵也蓋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射禮也鄭目夫者來助主人樂賓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射禮也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注主人戒賓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疏曰謂大夫夾臨禮之時

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賓也乃經文竝不言鄉大夫來臨禮其位在何處又不言行禮之節蓋皆於大夫中包之矣注文所謂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士字疑衍文蓋謂大夫爲遵者是鄉人鄉大夫來臨禮者非鄉人而其禮皆同也賈氏作疏時已衍士字於是不得其說

無射獲無獵獲

注曰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旁疏曰云射獲謂矢中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旁者謂從乏旁也

樾謹按大射儀亦有此文注曰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爲獵義與此同實非經旨也鄭君之意以獲爲獲者故戒射者無令矢及之然則無獵獲又何義乎且乏在侯道西五步中乏即是從於義似複矣今按此二句當讀云無射逗獲句無獵逗獲句謂無射則獲無獵則獲也下文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此獲字之義也無射之射當讀爲仰者謝之謝爾雅釋魚曰龜俯者靈仰者謝釋文曰謝衆家本作射蓋古字通也無射者戒其矢從上也無獵者戒其矢從旁也大射儀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當上曰揚左右曰方揚卽此所謂射也方卽此所謂獵也矢或從上或從旁雖中不言獲故曰無射獲無獵獲也下文言三耦第二番射事曰不貫不釋注曰不中正不釋算也言第三番射事曰不鼓不釋注曰不中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觀彼文而此文之義益明矣弟一番不釋獲故言獲不言釋耳其不曰

射者亦獲獵者不獲而曰無射獲無獵獲以其始射意在誘
勸之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
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
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
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注曰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疏曰上云榭則鉤楹
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者也今袒決遂則
言堂東西見在庠也在榭亦然釋弓說決拾則言序東西序
則榭也在庠亦然故曰序東西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

樾謹按榭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以有楹內楹外之分故必

兩見之若此文則堂榭一也又何兩見之有鄭注非也今按
士喪禮襲經于序東注謂東夾前疏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
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卽位踊訖而去襲
經于序東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禮記
奔喪篇亦云襲經于序東正義曰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然
則此經賓序西主人序東亦謂堂下當序牆之西當序牆之
東耳上經云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
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所云西序及東序東亦謂堂下
之地與序牆相值者而此文之義益明矣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注曰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疏曰知於是司馬北

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按下文司射獻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

樾謹按上文司馬西面拜送爵以後更不見司馬字鄭何知此時司馬北面乎若據下文司射之位爲說則大不然下文云司射北面拜送爵是送爵之時司射北面及釋獲者飲司射仍北面是司射不易處也司射不易處司馬宜亦不易處然則此時司馬仍西面可知矣蓋獲者東面與司馬西面相對也釋獲者北面與司射北面相竝也一取相對一取相竝事各不同鄭君此說本誤疏從而爲之辭胥失之矣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記

注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疏曰鄉飲酒貢士法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貢故也

樾謹按疏意以大夫即是來爲遵者此大謬矣大夫來爲遵者其來與否不可知且必待一人舉觶而後入自此以前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賓之尊久定矣豈有大夫來而更易一賓之理乎今按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所謂遵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禮鄭目錄所謂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者也說詳上文大夫若有遵者下此記言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謂鄉大夫來臨此禮也鄉飲酒禮鄉大夫爲主人故不嫌以處士爲賓主人不自尊也鄉射之禮州長爲主人不敢以無爵命之處士加於

鄉大夫之上故大夫與則必以公士爲賓也鄉大夫來臨此
射禮與否主人未戒賓之先已定則賓之或用公士或用處
士主人戒賓之時已定矣豈因有無不定之遵者而輒易其
至尊之賓乎

西序之席北上

疏曰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
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上文云三拜衆賓鄭云三
拜示徧也則衆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
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
榎謹按賓席無可移易之理疏說非也西序所以設席者蓋
以有諸公則大夫席於東序鄉飲酒記曰若有諸公則大夫
於主人之北西面是也於是三賓之席亦移于西序以配之
耳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

注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
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
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
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

榎謹按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則熊侯麋侯皆皮侯
也周官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
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鄉射之禮綱於大

射故天子降而用諸侯之熊侯諸侯降而用鄉大夫之麋侯於是大夫不得用皮侯降而用獸侯矣其說詳後鄭君因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而考工記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王燕射用獸侯故謂天子諸侯鄉射亦用獸侯不知所謂如鄉射之禮者如其禮非必如其侯也此記專言鄉射之事而云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則天子諸侯鄉射之用皮侯塙有明證安得以周禮之熊侯麋侯爲皮侯而此記之熊侯麋侯爲獸侯也

凡畫者丹質

注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樾謹按凡畫者丹質卽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欲明丹質之義當先明質字之義質之名因皮侯而起鄭君注周禮司裘曰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皮侯者以布爲質以皮爲飾也所飾止在四側則侯中無飾之處其質見矣是故熊侯白質者以熊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白塗其質也麋侯赤質者以麋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赤塗其質也此皆周人尚文之意相沿既久而侯中遂專有質名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所謂質者以侯中言也至鄭司農注周禮司裘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又從侯中而極言之愈失其初意矣獸侯不用皮爲飾則

止自白布故有布侯者別以皮侯而言之也然侯中仍以丹塗其質非特爲觀美而已所以表其爲侯中也考工記曰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曰謂侯中也是皮侯棲鵠之處居侯中三分之一然則獸侯畫獸之處亦當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故侯中以丹塗其質所以表其爲侯中凡畫虎豹熊麋豕皆於是取節焉記曰凡畫者丹質明大夫與士同也鄭君誤謂鄉射當用采侯二正故所說皆非是梓人文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云張五采之侯則以鄉射也鄭何據而知鄉射之必用采侯乎大夫士之用獸侯者誤以爲用采侯於是天子諸侯之用皮侯者誤以爲用獸侯而鄉射記之明文轉爲注義所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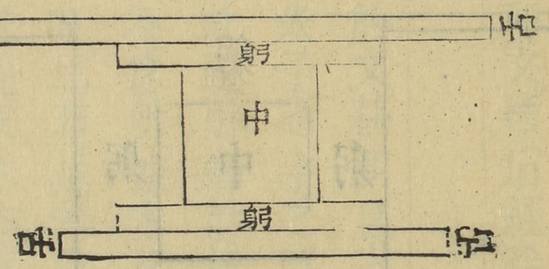
倍中以爲躬

注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疏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故鄭云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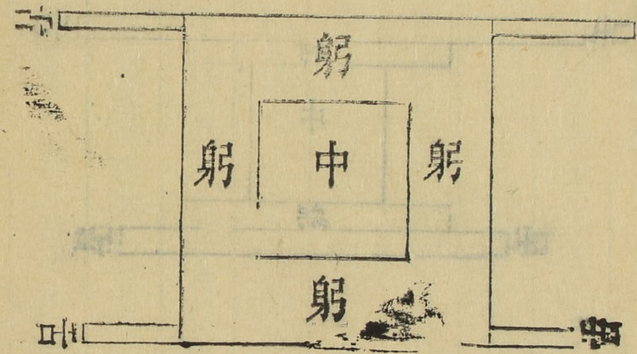
樾謹按侯以中爲主故記文先言中後言躬其實有躬而後有中也中者躬之中也中方十尺則其躬方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也是其上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十尺並其屬於躬者而計之則四十尺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也其下亦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五尺所謂下舌半下舌也鄭君未得倍中爲躬之義故所說侯制非是若依鄭說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則每幅止二尺而其長至二丈無乃大狹而長乎中方十尺而其身狹長如此不相稱矣且如此則

躬之廣出中外者卽可爲左右舌何必更倍躬以爲舌乎今訂定侇制爲圖明之如左

舊圖



今圖



楅髼橫而奉之

阮氏校勘記曰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

樾謹按橫而奉之於文甚明且與下句南面坐而奠之文義相貫唐石經作拳朱子謂字之誤是也陸氏所據亦誤故音懽大射儀司射適次疏引鄉射記曰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是賈公彥所據本正作奉不作拳也奉字易曉故鄭無注疏亦不及焉若是拳字則不容無說矣近世學者好古而不知所裁輒從誤本作拳恐非經文之舊當據大射儀疏正之

若命長致 燕禮

注曰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

檢謹按注所說非經意也益脫屨升坐以前公爲賓爲鄉爲大夫三舉旅此一定之節也三舉旅則止須三觶而媵爵者皆二大夫兩次媵爵則有四觶是多一觶矣是以周公制禮有皆致又有長致皆致者二大夫序進奠觶長致者長者一人升奠觶也如此則兩次媵爵適得三觶矣在制禮之意止欲其適得三觶初無他義故或弟一次長致或弟一次皆致皆無不可上文曰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明其可以長致也此文曰請致者若命長致明其可以皆致也此經文互見之義也且上文以皆致言則有二觶在薦南已行一觶尚有一觶乃小臣必於此時請媵

爵者正以皆致長致無一定也禮意以推聞而愈見矣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注曰言由楹內者以其立于堂廉也疏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

檢謹按鄉飲及鄉射禮其席工之處均與此同彼止云樂正告于賓不言由楹內此所以必由楹內者以燕禮或有諸公諸公之席在阼階西北面樂正若由楹外則必由諸公席前其地迫促故由楹內也疏謂樂正與工俱在堂廉楹南無過處此大不然工止四人耳何遽無過處乎鄉飲與鄉射何以又得過乎

鼖倚於頌磬西絃大射儀設鼖於磬西倚於絃也

注曰絃編磬繩也設鼖倚於頌磬句西絃句猶上文云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也鄭解絃爲編磬繩未得其義絃者所以維鼖之兩耳也周禮小師注曰鼖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其說鼖之制視此注加詳鼖有兩耳必用繩繫之所謂絃也西絃者言其倚于頌磬東面也倚於頌磬東面則絃垂向西若倚于西面絃必垂向東矣故經言西絃所以明其倚在磬東也鄭誤解絃字故不得其旨若如鄭義則當云鼖設於頌磬西倚于絃其文方明安得但云鼖倚於頌磬西絃乎

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

注曰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曰知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者以正文南方不見有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

樾謹按此未足據也燕禮執冪者升自西階注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然則此經工人士梓人司宮皆升自北階亦由堂東可知安見其位必在北堂下乎疏謂南方不見有位此亦非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三者皆士也上文云士西方東面北上則此三者已包其中矣何言無位乎至司宮一官燕禮注曰司宮天子曰小宰此說殊誤小宰爲卿之貳豈宜設尊設筵及執燭掃所畫物爲諸勞辱之事乎公食大

夫禮注曰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可正燕禮注之誤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已辨之矣

中離維綱

注曰離猶過也獵也

樾謹按離讀爲麗宣十二年左傳射麋麗龜杜注曰麗著也中麗維綱謂或著維或著綱也離麗古通用字如鄭注轉涉迂曲矣

揚觸梱復

注曰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爲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

樾謹按注疏均未說梱字之義梱當讀梱孟子滕文公篇梱屨趙注曰梱猶叩捶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然則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梱復者謂矢雖中侯但叩捶之而仍復也說文無梱字蓋古字止作梱耳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

注曰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

樾謹按司馬立于物間而命去侯則本在下射之右又出其南而還其後則從下射東南而至東北又從其東北而西南適階明矣是還下射之左非還下射之右也乃云還君之右義不可通當從今文作右還右還者不還君也蓋司馬升自西階由上射之後東南面立于物間命去侯訖卽右還而西

北面仍從上射之後降階也經文曰司馬升命去侯如初升如初則降不如初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君尊故變於常人以示敬也且上文言上射下射皆履物合足而俟然後司馬升堂命去侯至此文則實爲上射先待於物北司馬卽升堂命去侯司馬降釋弓反位之後始云公就物然則司馬命去侯時公尚在阼階上未及物也司馬豈得還君之右乎亦可知注義之疏矣

壹發中三侯皆獲

注曰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曰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豻侯其中或揚觸容中別侯皆與釋

樾謹按鄭意蓋以經有壹發二字故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謂壹發而中三侯也疏家未得其旨然壹發中三侯實非事之所有疑鄭注亦非經意也今按壹發二字當自爲句蓋上文每射必發四矢至此文公命復射則曰旰君勤矣雖云欲者射不欲者止然制禮者豈能逆料人之不欲而爲之制乎是故正射發乘矢復射則止發一矢所以使人人得射也又以射止壹發恐不中者多故曰中三侯皆獲所以寬假之使易中也聖人之禮委曲詳盡如此禮本人情於此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七十六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